章太炎教育今語



章太炎教育今語



章太炎教育今語目次



章太炎先生文學爲吾國當代山斗其價值無待贅言以上八篇係先生留日時所爲白話名曰教育今語所述皆文言之階梯國學之門徑曲通體要語辭修潔學者所宜人手一編取爲師資者也本公司用特付諸鉛印以公同好啓渝印刷公司附識

中國教育學

論中國教文字歷史哲理的方法

六百年前 宋朝有個文天祥說的 一部十七史 從何處說起 十七史尚且無從說起 何況中國全部的學問 比廿七史更廣 但教育的事 和博覽不同 更沒有到講學的地位 只是看人的淺深 簡機說法 也就罷了 現在把中國開化的根苗和近代學問發達的事蹟 對幾位朋友講講 就可以曉得施教的方法 也使那邊父兄子弟 曉得受教的門徑 中國第一個開化的人 不是五千年前的老伏羲麼 第一個造文字的人 不是四千年前的老蒼頡麼 第一個宣布歷史的人 不是二千四百年前的孔子麼 第一個發明哲理的人 不是二千四百

年前的老子麼　伏羲的事　並不能實在明白　現存的只有八卦　也難得去理會他　其餘三位　開了一個法門　倒使後來不能改變　並不是中國人頑固　其實也沒有改變的法子　蒼頡造字　當初只有指事象形兩件條例　甚麼叫做指事　就像上下兩個字　古篆只作⊥丅　不過是指個方向　其餘數目字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都也叫做指事　和號馬也差不多　甚麼叫做象形　就像古篆日字作⊙　月字作☽　水字作巛　火字作火　是像他的形勢　所以叫做象形　當初蒼頡造字的時候　只有這兩種例　字都是獨體的　蒼頡以後就漸漸把兩个字和合起來　變了合體的字　所以又有形聲會意兩件條例　甚麼叫做形聲　一傍是字的形　一傍是字的

聲　所以叫做形聲　譬如水有各項　不能統統都叫做水　自然別有一句話　要寫這個字出來　若照着象形的例　仍還是個巛字　不能分別　所以在水字傍又加一个聲音　去指定他　譬如江字水傍加个工　河字水傍加个可　水就是形　工和可就是聲　甚麼叫做會意　把兩個字的意和合起來成一個意　這就叫做會意　譬如人傍加個言字　就是信字　見得不信就不算人的話　只是狗吠雞鳴一樣　止上加個戈字　就是武字（案楷書寫成武）　見得別人舉動干戈　我能去止住他　就是武　這個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件條例　造字的法子略備了　但是中國有一千六百萬方里的地面（中國的本部有四千年　從黃帝到現在沒有甚麼大加減）　同是一句話　各處的聲氣自然不能一樣　所以後來又添出轉注一件條

例來　甚麼叫做轉注　這一瓶水　展轉注向那一瓶去　水是一樣　瓶是兩個　把這個意思來比喻　話是一樣　聲音是兩種　所以叫做轉注　譬如有個老字　換了一塊地方　聲音有點兒不同　又再造個考字　有了這一件條例　字就多了　但是人的思想　萬變不窮　說話也萬變不窮　卻往往就這個意思　移做別個意思　所以一個字　往往包容得三四個意思　又添出假借一件條例來　譬如令字　本來是號令　後來發號令的人　也就叫做令　不必別造一個令字　長字本來是長短的長　後來看成年的人　比小孩兒身體長些　也就叫做長　年紀老的也叫做長　做了官　在百姓的上　也就叫做長　有了這一件條例　字就省造許多　這個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

假借六件條例　幷起來叫做六書　二千九百年前周公做周禮的時候　就有六書的名目　不過蒼頡造字以後　誰人把獨體的字　合做合體的字　這個卻沒有明據　蒼頡造的字　叫做古文　後來合體的字　也叫做古文　到二千七百年前　周朝有個史籀　又把古文整理一番　改了許多新形　叫做籀文　也叫大篆　到二千一百年前　秦朝有個李斯　又把大篆減省些　叫做小篆　那古文大篆小篆三項　雖有不同　祇是略略改變　秦朝又把小篆減省　叫做隸書　現在通行的楷書　也還就是隸書　漢朝又把隸書減省　叫做草書　現在也是通行　當初用隸書草書的人　不過爲寫字煩難　想個方便法門　不曉得通行以後　寫字就快　識字就難了　識字爲甚麼難呢

隸書形體方整　象形字都不象了　况且處處省筆　連這兩個字是那兩個字合起來的　都看不出　一點一畫　覺得沒有甚麼意思　小孩子識字的時候　不得不用强記　所以識字就難　有說中國字何不改成并音　我說這個是全不合情理的話　歐洲各國　本來地方不大　蒙古滿洲　地方雖大　人數極少　合起來不過中國十六七縣的人口　一國的說話　聲氣自然一樣　所以可用并音　那個印度就不然　地方和中國本部差不多大　說話分做七十餘種　卻還要用并音字　這一處的話　寫成了字　到那一處就不懂了　照這樣看來　地方小的可以用并音字　地方大的　斷不能用并音字　中國不用并音字　所以北到遼東　南到廣東　聲氣雖然各樣　寫一張字

就彼此都董得　若換了幷音字　莫說遼東人不董廣東字　廣東人不董遼東字　出了一省　恐怕也就不能通行得去　豈不是令中國分爲幾十國麽　況且古今聲氣　略有改變　聲氣換了　字不換　還可以董得古人的文理　聲氣換了　連字也換　就不能董得古人的文理　且看英國人讀他本國三百年前的文章　就說是古文　難得了解　中國就不然　若看文章八百年前宋朝歐陽修王安石的文章　仍是和現在一樣　董得現在的文章　也就董得宋朝的文章　若看白話　四百年前明朝人做的水滸傳　現在也都董得　就是八百年前宋朝人的語錄　也沒有甚麽難解　若用了幷音字　連水滸傳也看不成　何況别的文章　所以爲久遠計　幷音字也是不可用的　有說

并音字寫起來容易　合體字寫起來難　這個也不然　中國的單音語　一字祗有一音　就多也不過二三十筆　外國的複音語　幾個音并成一音　幾個音連成一字　筆畫也狠不少　中國人若是兼學草書　寫起來只有比并音字快　沒有慢的　有說并音字容易識　合體字難識　這個也不然　并音字只容易識他的音　並不容易識他的義　合體字是難識他的音　卻是看見魚傍的字　不是魚的名　就是魚的事　看見鳥傍的字　不是鳥的名　就是鳥的事　識義倒反容易一點　兩邊的長短相校　也是一樣　原來六書的條例　最是精密　斷不是和埃及人只有幾個象形字一樣　若說小孩子識字煩難　也有一個方便法門　叫他易識　第一要把說文五百四十個部首　使他

識得　就曉得造字的例　不是隨意湊成的　領會得一點　就不用專靠強記　第二要懂得反切的道理　反切也是和拼音相近　但并音只把這個音當這個字　反切卻是把音注在字傍叫他容易喚出音來　並不是就把這個音去代那個字　所以反切與拼音　用法不同　但前人做反切　隨便把字取來使用那個能反切的字　尙且讀不準音　何況所反切的字　怎麼讀得準音呢　現前只照三十六字母　改換三十六個筆畫最少的字　又照廣韻二百六　約做二十二韻　改換二十二個筆畫最少的字　上字是紐就是別國人喚做子音的　下字是韻就是別國人喚做母音的　兩字一拼成了反切　注在本字傍邊　大凡小孩子們　識了五十八個字就個個字都反切得出來了　但聲音要照廣韻讀　固然不可

用土音　也不可用北京音　土音固是各處不同　北京音也不算正音　都用不着　我以前曾將五十八個字寫出　將來就可以用得哩　第三要兼學草書　爲臨時快寫的方便　但不可專用草書、不寫正字　草書不過是補助的東西罷了　至于當教習的朋友　總要備段注說文一部　廣韻一部　四聲切韻表一部　書譜一部　非但要臨時查檢　平日也要用心看看　最小的書　像文字蒙求（山東人王筠做的只有薄薄一本）也好給學生講講　就曉得文字的妙處了　以上是論教文字的法子　再說歷史　爲甚麼說孔子宣布歷史呢　以前中國的歷史　只有尚書　叙事不大周詳　年代也不明白　又還只是貴族政體的時代　民間只識得字　通得文理、並沒有歷史讀　歷史只是給貴族讀的　孔子

以前三百年的時候　纔得有春秋出來　用編年的體例　敘事都也周詳　卻還只許貴族讀的　孔子以前一百多年　山東有一個齊國　宰相叫做管仲　頗要民間看看歷史　也只爲替他政府辦事　沒有別的好心腸　但那個時候　民間看見春秋的是少得狠　管仲想個法子　凡有讀得春秋的　給他値二十兩黃金的衣服　五方里的田　看他的賞這樣重　就曉得讀春秋的少了　孔子也是由百姓起家　狠不願意貴族政體　所以去尋着一個史官　叫做老子　拜了他做先生　老子就把史書都給他看　又去尋着一個史官　叫做左丘明　兩個人把春秋修改完全　宣布出來　傳給弟子　從此民間就曉得歷史了　以前民間沒有歷史　歷史都藏在政府所管的圖書館　政府倒了

歷史也就失去　自從孔子宣布到民間來　政府雖倒　歷史卻不會亡失　所以今日還曉得二三千年以前的事　這都是孔子的賜了　孔子以後三百多年　漢朝有一個史官　叫做司馬遷　又做成一部史記　又過了一百多年　又有一個史官　叫做班固　又做成一部漢書　那個體裁是紀傳體　雖和春秋不同　但總是看個榜樣　摹擬幾分　所以史記漢書的事　仍復可以編排年月　後來人又照着史記漢書的體做去　一代有一代的史　到如今有二十四史　假如沒有孔子　後來就有司馬遷班固　也不能作史　沒有司馬遷班固的史　也就沒有後來二十二部史　那麼中國眞是昏天黑地了　二十四史　現在稱爲正史　此外編年的史　一千六百年前　漢朝有一個荀悅

做一部漢紀　一千四百年前　晉朝有一個袁宏　做一部後漢紀　九百年前　宋朝有一個司馬光　做一部資治通鑑　就是從春秋以後到宋朝以前爲止　歷代的事都有了　一百年前有一個邵晉涵　替畢沅做一部宋元通鑑　這種都是編年的書比看正史略爲簡便　但是典章文物　不如正史詳明　此外還有紀事本末體　是七百年前宋朝袁樞開頭　摹仿尚書　近來有七種紀事本末　比看編年體更簡便　只是要緊的事　並不在事體大小　紀事本末　只有大事　沒有小事　就差了至于典章制度的書　是仿周禮儀禮禮記做的　一千一百年前唐朝有個杜佑　做了一部通典　算第一美備　後來還有通志通考　比通典萬萬不如　合起叫三通　還有續三通　到清

朝的三通　合起叫做九通　這四種書都是最大的歷史　論開頭的　只是孔子一人　所以孔子是史學的宗師　並不是甚麼教主　史學講人話　教主講鬼話　鬼話是要人愚　人話是要人智　心思是迥然不同的　中國人留心歷史的多　後來卻落個守舊的名目　不曉得歷史的用處　不專在乎辦事　只是看了歷史　就發出許多愛國心來　是最大的用處　至于辦事原是看形勢變遷　想個補救的法子　歷史不過做個參考　原不是照着他做　卻是中國歷史上的美事　現在人都不經意不過看了些奇功偉業　以爲辦事可以頃刻而成　這眞是顚倒的見了　還有人說　中國的歷史　只是家譜一樣　沒有精采又說　只載了許多戰爭的事　道理狠不彀　這種話眞是可

笑極了　中國並沒有鬼話的宗教　歷史自然依帝王朝代排次　不用教主生年排次　就是看成家譜　總要勝那個鬼譜　以前最好的歷史　像春秋史記漢書　學術文章風俗政治　都可考見　又豈是家譜呢　後來歷史雖是漸漸差了　但所載總不止戰爭一項　畢竟說政治的得失　論人物的高下　占了大半　講戰爭的能有多少呢　可笑那班無識的人　引了一句英國斯賓塞的亂話　說歷史載的　都是已過的事　譬如隣家生了一隻小貓　問他做甚麼　不曉自己本國的歷史　就是自己家裏　並不是隣家　隣家就是外國　外國史也畧要看看　何況本國史呢　過去的事　看來像沒有甚麼關痛癢　但是現在的情形　都是從過去漸漸變來　凡事看了現在的果　必定要求

過去的因　怎麼可以置之不論呢　至于別國人講的社會學雖則也見得幾分因果　只是他這個理　總合不上中國的事又豈可任他謾過麼　又有人說　中國的歷史　不合科學　這種話更是好笑　也不曉他們所說的科學　是怎麼樣　若是開卷說幾句（歷史的統系　歷史的性質　歷史的範圍）就叫做科學　那種油腔滑調　彷彿是塡冊一樣　又誰人不會說呢

歷史本來繁雜的　不容易整理　況且體裁又多　自然難得分析　別國的歷史　只有紀事本末一體　中國卻有紀傳編年紀事本末典章制度四大體　此外小小的體　更有無數　科條本來繁複　所以難得清理　但是一千二百年前　唐朝劉知幾做的史通　科判各史　極其精密　斷非那幾句油腔滑調去塡

的可比　要問誰算科學　誰不算科學呢　至于學堂教科所用只要簡約　但不能說教科適宜的就是科學　這個也容易了解　若說合科學的歷史　只在簡約　那麽合了科學　倒不得不削趾適屨　卻不如不合科學的好　試看別國沒有編年的史能彀把希臘以來　一年一年的事　排比得清楚麽　沒有紀傳的史　能彀把不關政治的人　詳載在史中麽　至于別國的哲學史　就像中國學案一樣　別國的文學史　就像中國文士傳一樣　那又別是一種　不能說有了這種書　正史上就可不載　這樣看來　中國歷史的發達　原是世界第一　豈是他國所能及的　但是一千年來的正史　卻有過于繁碎的病　所以人說看宋史元史　不如看宋元通鑑　也有一理　現在爲教育

起見　原是要編一種簡約的書　這個本來不是歷史　只是歷史教科書　所以說教育的事　不能比講學的事　教科的書不能比著作的書　歷史教科書　固然沒有好的　初學的也將就可用　凡是當教習的朋友　總要自己的知識　十倍于敎科書　纔可以補書上的不及　大概通鑑輯覽必是看過　最吃緊的是四史　必是要看　此外日知錄也是有用　有這種知識就可以講歷史　將來的結果　到學生能看這幾部書　就狠好了　以上是論敎歷史的法子　至於哲理　那就深了一層但書沒有歷史的繁　這倒是簡易一點　中國頭一個發明哲理的　算是老子　老子的學問　漢書藝文志說道出于史官　原來老子在周朝　本是做徵藏史　所以人事變遷　看得分明

老子這一派　叫做道家　三千五百年前　商朝的伊尹　二千九百年前　周朝的太公　二千五百年前　周朝的管仲　本來都是道家　伊尹太公的書　現在沒了　管仲還有部管子留到如今　但管仲兼雜陰陽一派　有許多鬼話　老子出來　就大翻了　並不相信天帝鬼神和占驗的話　老子也受了孔子的學說　所以不相信鬼　只不敢打掃乾淨　老子就打掃乾淨　老子以後　有二百年　莊子出來　就越發駿逸不羣了　以前論理論事　都不大質驗　老子是史官出身　所以專講質驗　以前看古來的帝王　都是聖人　老子看得穿他有私心　以前看萬物都有個統系　老子看得萬物沒有統系　及到莊子齊物論出來　眞是件件看成平等　照這個法子做去　就世界萬物各

得自在　不曉怎麼昏愚的道士　反用老子做把柄　老子的書現在　再也不能附會上去　還有人說老子好講權術　也是錯了　以前伊尹太公管仲　都有權術　老子看破他們的權術所以把那些用權術的道理　一概揭穿　使後人不受他的欺罔老子明明說的(正言若反)　後來人卻不董老子用意　若人人都解得老子的意　又把現在的人情參看參看　凭你蓋世的英雄　都不能牢籠得人　惟有平凡人倒可以成就一點事業這就是世界公理大明的時候了　解老子的　第一是韓非子在老子後有三百年光景　解老喻老兩篇說得最好　後來還算王弼在一千五百年前三國魏朝河上公的注　原是假託　傅奕的注在一千二百年前唐朝時候　更不必說　老子傳到孔子　稱為儒家　大意也差不多　不過拘守繩墨　眼

孔比老子要小得多　孔子以後一百多年有孟子　孟子以後五六十年有荀子　孟子放任一點兒　學問上卻少經驗　荀子比孟子嚴整得多　學問上又多經驗　說話又多條理　荀子的見解　和莊子純然相反　但是正名解蔽兩篇　是荀子學問最深的所在　後來人也都不解　老子不看重豪傑　只要(以正治國)正是甚麽　就是法律　這一點　荀子卻相近些　後來變出一種法家　像韓非子　本來是荀子的門徒　又是深于老子的　可惜一味嚴厲　所以史記上說(老子深遠)見得韓非也不及了　儒家從孔子以後．又流出一派名家　有個公孫龍原是孔子的弟子　就是名家的開宗　此外墨子稱爲墨家　在孔子後幾十年　意思全與儒家反對　經上經下兩篇　也是名

家的說　名家就是現在的論理學家　不過墨子荀子講得最好　公孫龍就有幾分詭辯　墨子的書　除去經上經下　其餘所說　兼愛的道理　也是不錯　只是尊天敬鬼　走入宗教一路　就不足論了　還有農家主張並耕　也是從老子來　小說家主張不鬭　和道家儒家墨家都有關係　這七家都是有理的　居間調和的就是雜家　此外有從橫家　專是外交的口辯　陰陽家就是鬼話　文章都好　哲理是一點不相干的　這十家古來通稱九流　大概沒有老子　書不能傳到民間　民間沒有書　怎麼得成九流　所以開創學術　又是老子的首功　九流行了不過二百年　就被秦始皇把他的書燒了（秦始皇在二千一百年前）　到了漢朝　九流都沒有人　儒家只會講幾句腐話　道家只會講幾句

不管事的話　農家只會講幾句墾田的話（還算農家實在些）　小說家只會講幾句傳聞的話　名家法家墨家都絕了　雜家雖永遠不壞　卻沒有別人的說話可以采取　倒是陰陽家最盛行　所以漢朝四百年　凡事都帶一點兒宗教的意味　到三國以後　漸漸復原　當時佛法也進中國來　佛法原是講哲理的　本來不崇拜鬼神　不是宗教　但是天宮地獄的話　帶些雜質在裏面　也是印度原有這些話　所以佛法也不把他打破　若在中國　就不說了　所以深解佛學的人　只是求他的哲理　不講甚麼天宮地獄　論到哲理　自然高出老莊　卻是治世的方法　倒要老莊補他的空兒　後來到宋朝時候　湖南出了一個人　叫做周茂叔　名是周敦頤　要想把佛學儒學調和　有一個鶴林寺

的和尚　叫做壽涯　對他說　儞只要改頭換面　周茂叔果然照他的話做去　可惜還參些道士的話　傳到弟子河南程明道名是程顥　他兄弟程伊川　名是程頤（周程都是八百年前的人）　就把道士的話打掃淨了　開了一種理學的宗派　裏面也取佛法　外面卻攻佛法　那時候陝西還有個張橫渠　名是張載　說話幾分和二程不同　帶幾分墨子兼愛的意思　程伊川的學派　傳到幾代以後　福建有個朱晦菴　名是朱熹（朱熹在七百年前）　周程張朱幾個人　後來將他的住址出名　喚做濂洛關閩　朱晦菴同時　還有個江西陸子靜　名是陸九淵　和晦菴不對　陸子靜只是粗豪　也取幾分佛法　到明朝有個浙江王陽明　名是王守仁傳陸子靜的派　世人都把程朱陸王　當做反對的話　其實陸

王反對朱晦菴　也反對程伊川　到底不能反對程明道　陸王比伊川晦菴　雖是各有所長　若比明道　是遠遠比不上　要把理學去比佛學　哲理是遠不如　卻是持世勝些　若比九流

哲理也不能比得老莊　論理學也不能比得墨子荀子　只沒有墨子許多尊天敬鬼的話　至于治世　就不能並論了　大概中國幾家講哲理的　意見雖各有不同　總是和宗教相遠　就有幾家近宗教的　後來也必定把宗教話打洗淨了　總不出老子劃定的圈子　這個原是要使民智　不是要使民愚　但最要緊的是名家　沒有名家　一切哲理都難得發揮盡致　現在和子弟講　原不能說到深處　只是大概說說　幾位當教習的朋友　要先把莊子天下篇　荀子非十二子篇　淮南子要略訓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自序　漢書藝文志　近思錄　明儒學案　講一段目錄提要的話與學生　再就本書略講些　沒有本書　東塾讀書記也可以取材　這件事本是專門的學問　不能彀人人領會　不過學案要明白得一點　以上是教哲理的法子　這三件事　我本來也有些著作　將來或者送給幾位朋友看看　不過今日講的白話教育　還說不到這步田地

附錄省形紐韻文五十八音新譜

紐文三十六

喉音（亦曰深喉音）

今隸作丨。唐韻古本切。卽舊見母。

〇　今隸作口。唐韻口犯切。即舊溪母。

ㄱ　今隸從小篆作及。唐韻巨立切。即舊羣母。

ㄨ　今隸作乂。唐韻魚廢切。即舊疑母。

牙音（亦曰淺喉音）

一　今隸作一。唐韻於悉切。即舊影母。

厂　今隸作厂。唐韻呼旱切。即舊曉母。

乙　今隸作乙字亦作鳦。唐韻烏轄切。即舊喻母。

𢎘　今隸作𢎘。唐韻乎感切。即舊匣母。

舌頭音

ㄉ　今隸作刀。唐韻都牢切。即舊端母。

士　今隸作土。唐韻它魯切。即舊透母。

省形紐韻文五十八音新譜

大 今隸作大。唐韻徒蓋切。即舊定母。

乃 今隸作乃。唐韻奴亥切。即舊泥母。

舌上音

毛 今隸作毛。唐韻陟格切。即舊知母。

屮 今隸作屮。唐韻丑列切。即舊徹母。

宁 今隸作宁。唐韻直呂切。即舊澄母。

女 今隸作女。唐韻尼呂切。即舊娘母。

正齒音

勺 今隸作勺。唐韻之若切。即舊照母。

川 今隸作川。唐韻昌緣切。即舊穿母。

士 今隸作士。唐韻鉏里切。即舊牀母。

尸　今隸作尸。唐韻式脂切。卽舊審母。

十　今隸作十。唐韻是執切。卽舊禪母。

齒頭音

卪　今隸作卪。唐韻子結切。卽舊精母。

七　今隸作七。唐韻親吉切。卽舊淸母。

亼　今隸作亼。唐韻秦入切。卽舊從母。

厶　今隸作厶。經典相承以私爲之。唐韻息夷切。卽舊心母。

夕　今隸作夕。唐韻祥易切。卽舊邪母。

重脣音

八　今隸作八。唐韻博拔切。卽舊幫母。

𣎵　今隸作𣎵。唐韻匹卦切。卽舊滂母。

今隸作白。唐韻旁陌切。卽舊竝母。

今隸作冖。唐韻莫狄切。卽舊明母。

輕脣音

今隸作匚。經典相承以方爲之。唐韻府良切。卽舊非母。

今隸作乀。唐韻分勿切。卽舊敷母。

今隸作丿。唐韻房密切。卽舊奉母。

今隸作未。唐韻無沸切。卽舊微母。

半舌音

今隸作了。唐韻盧鳥切。卽舊來母。

半齒音

今隸作入。唐韻人汁切。卽舊日母。

右紐文三十六作一等規左下作二等規左上作三等規右上作四等規右下本在其等者不規

韵文二十二

工　今隸作工唐韵古紅切卽舊東冬鍾韵

肯　今隸作肯唐韵苦江切卽舊江韵

乚　今隸作乚相承從俗作肱唐韵古薨切卽舊蒸登韵

今　今隸作今唐韵居音切卽舊侵韵

甘　今隸作甘唐韵古三切卽舊覃談凡韵欲作鹽添咸銜嚴韵者點其字下

丌　今隸作丌唐韵居之切卽舊之韵欲作脂韵者點其字下

牛　今隸作牛唐韵語求切卽舊幽尤韵今音呼侯韵亦入此

今隸作幺。唐韻於堯切。即舊宵肴豪韻今音呼蕭韻亦入此。

今隸作丂。唐韻虎何切。即舊歌戈韻。

今隸作厶。唐韻去魚切。即舊魚韻今音呼虞韻亦入此。

今隸從小篆作虍。唐韻荒烏切。即舊模韻。

今隸作王。唐韻雨方切。即舊陽唐韻。

今隸作冂。唐韻古熒切。即舊耕清青韻今音呼庚韻亦入此。

今隸作巾。唐韻居銀切。即舊眞臻韻。

今隸從小篆作云。唐韻王分切。即舊諄文殷魂痕韻。

今隸作回。唐韻戶恢切。即舊灰微韻。

今隸從小篆作環。唐韻戶關切。即舊元桓韻。

今隸作干。唐韻苦寒切。即舊寒刪山韻。

辛　今隸作辛。唐韵去虔切。卽舊先韵。今音呼仙韵亦入此。

乁　今隸作乁。唐韵弋支切。卽舊支韵。欲作佳皆韵者。點其字下。

禾　今隸作禾。唐韵古兮切。卽舊脂齊韵

目　今隸作牙。唐韵五加切。卽舊麻韵

右韵文二十二。皆用平聲深喉淺喉之字爲之。作上規左上。作去規右上。作入規右下。

如是上紐下韻。相切成音。凡說文玉篇廣韻所著反切之語。其字作某紐某韻從者。皆通改紐文韻文。分類列爲音表。初學識字。以此標識每字之旁。其定音自可反切得出來了。

論常識

太炎

現在有許多人說　教育的第一步　就是使人有常識　我說這

句話是最不錯　只可惜他們竝不曉得甚麼是常識　原來精深的學問　本來有兩路　一路是曉得了可以有用的　一路是曉得了雖沒有用　但是應該曉得的　譬如天上的北斗星　我識得了也無益　我不識得也無損　又像甲子乙丑這種名目　排得下也沒有利　排不下　像元朝的詔令　稱子年作鼠兒年　稱午年作馬兒年　也沒有害　這個就叫曉得了沒有用　但雖是沒有用　畢竟應該曉得　若不曉得　就算常識不完全　這是第二路的話　第一路是曉得了可以有用　看來總是應該曉得的　但也不能一定　因爲事業是各人不同　作這一項事業的人　曉得了這件事就有用　作那一項事業的人　曉得了這件事郤沒用　也有這一項人　曉得這一件事　到這一步田地

覺得常識已經有了　那一項人　曉得這一件事　到這一步田地　仍舊算常識缺乏的　並不說兩個都是專門名家　只說兩邊都是通常人　也有這種差別　所以常識也難得定準　且看中國古來　大概分人作士農工商四項　這四件名目　原是管仲分出來的　和周禮也不同　和近日也不狠同　管仲所說的士　只是豫備作官作書辦的材料　今日卻是各種讀書的人都叫作士　其餘農工商大概相同　但周禮分人爲九職　農人以外　要加上二項　一項是種菜種果的人　就叫作園圃　一項是培養木材柴薪的人　就叫作虞衡　這兩項人　便統統叫作農人　也通得去　不過事業到底不同　還有一項　專作畜牧的人　叫作藪牧　更有一項　專作紡績織紝的人　叫作

嬪婦　這兩項人　應該特別歸一類的　其餘工人商人　古今所同　此外周禮所說的臣妾　就是奴婢　這一項人　近來是漸漸少了　至于豫備作官作書辦的人　和各種讀書的人　依周禮看來　不過是一種閒民　大概士農工商藪牧嬪婦六種可以概全國的人了　把這六種中間　又還有各項分別　所以各項人所要的常識　也就不同　比如士人不識得五穀的很多　農人卻多識得　如果農人不識得五穀　就不得算農人　一國中間　原是農人最多　農人的種類　又沒有工人商人的繁　似乎農人所曉得的　別人也該個個曉得　那裏知道分別五穀的常識　除了農人　只有米商藥商還略略備些　其餘卻多沒有　這個也怪不得　就識得五穀　于他的事業上　沒有用

處所以就不去理會　但是有何通融的話　不識得他的實　總須曉得他的名　就像五穀是那五項　本來正名是甚麼　現在通名是甚麼　曉得了這一點兒　就看見五穀的實形　不能分別　也就罷了　那裏知道連這五項名目都不曉得的　還是儘多　這個眞要算常識不備了　至于工人商人　種類是非常的多　自然這項工人　不曉得那項的手法　這項商人　不曉得那項的貨物　本來不曉得也無害　卻有一種人說　不懂得極深的算學　並不算常識不備　加減乘除開方都不懂得　就要算常識不備了　我說這句話頗不對　彷彿尋常買賣的商人　只要曉得加減乘除四率比例　也就彀用　連開方法也用不着　至于做工人的　像木匠石匠一流　就只曉得開方法　還不

發用　到底少廣句股必要曉得　固然現在的木匠石匠　不是眞正明白　但指着一件木器石器問他　這邊竪的是幾數　這邊橫的是幾數　倘說那條斜弦應該幾數　他對出來的　總沒有甚麼大差　就因爲這個法子　他必定要曉得的　若不曉得　合不成一個器皿　造不成一架房屋　豈不是商人可以不曉得的　工人卻必須曉得麼　大凡一國中間少數人特曉得的　可以說不是常識　木匠石匠並不是一國中少數的人　難道算術的常識　就到開方止麼　不過尋常教育的話　差不多是爲閒民說法　所以說得𢘅步極淺　但我看了也有幾分不對　且看通常的讀書人和打卦行醫的人　一樣是閒民　本來差不多略讀經典　除出經典以外　別的書原是各人各讀　但這經典

裏頭　通常的讀書人　應該比打卦行醫的人　識得多一點兒　那裏知道　易經裏面各宮的卦　有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游魂歸魂的名目　打卦的人都曉得　通常讀書人倒不能都曉得　爾雅裏頭說的月名　行醫的都曉得　通常讀書人倒不能都曉得　假如說打卦人記得各宮的卦　是因他的職業上不得不用　那麼醫生曉得月名　于他的職業有甚麼相關　難道寫了正月爲陬二月爲如　藥方就處得好　不寫　藥方就處得壞麼　這種本來是經典裏頭最明白的常識　通常讀書人倒不知　打卦行醫的人倒知　這樣看來　通常讀書人的經典常識　反比不上打卦行醫的人　這就不能用職業的話去推委了　現在也不要和打卦行醫的人比較　且說古人的教育法　不過是

禮樂射御書數六種　到孔子以後　歷史地理哲學政治各項都漸漸起來　射御兩種　近來用處固然是少　樂呢　大概少理會得的　但歷代政府　都還有太樂　就是民間用的樂器也還不少　俗樂雅樂　雖是不同　但是調子可以相轉　洞簫長笛　到底雅俗沒有大差　也不該把近日的樂　統統忘了不過不甚要緊就是　禮的古今雅俗不同　比樂的古今雅俗不同　差數更大　但現在也有常行的禮　喪服一項　和古禮不同的　不過十分之三　其餘古禮太煩重的　近來原不能行得去　不過稱呼名號　卻是要緊　斷不可隨俗亂寫　所以禮比樂是要緊一點　惟有書數兩項　是一切學問的本根　論致用呢　致用也最廣　論求是呢　求是也最眞　書就一向喚作小

學　數就一向喚作算學（本來漢朝也喚小學）　小學從宋朝以後　漸漸的衰落　到明朝就全沒有　算學卻到宋末反好起來　近來二百年間　小學算學　是同時長進的　卻是近二十年來　有算學知識的　比有小學知識的反多　要兩項雙提起來　也還不難　最可笑是那一班講政治的人　小學算學都不董　對着算學　因爲外國人原是精的　還不敢菲薄　對着小學自己不董　還要加意的誹謗　總之講政治的人　常識實是不備　也不必多說了　講了政治呢　法理學政治學的空言多少記一點兒　倒是中國歷代的政治　約略有幾項大變遷反不能說　這還算是久遠的事情　只問現在的政治　幾種的款目　幾種款目中間　眞正的利弊在那裏　又說不出來　看

來他們所說的政治法理　像一條錢串繩子　只得一條繩子並沒有一個錢可穿　沒有錢　只有繩子　也罷了　又不豫先想想　錢孔有多少大　這條繩子穿得進穿不進　錢有多少重

這條繩子會頓斷不會頓斷　就是錢都備了　這條繩子還未見用得着　只好在沒錢的時候　用這條空繩子　盤弄盤弄就是　政治本來不是最深的學問　還不能說　他的常識在那裏呢　再說歷史　歷史本來是方格的　不是圓徧的　自然曉得本國的歷史　財算常識　不曉得本國的歷史　就曉得別國的歷史　總是常識不備　但近來人把拿破侖華盛頓都舉得出來了　李斯范增倒反有舉不出的　這種原是最下等的人　高一點兒的呢　曉得歐洲詩人文豪的名字　卻不曉得中國近二

百年來　文章誰是最高　曉得歐洲古代都卷髮　郤不曉得中國漢朝　是箸怎麼樣的衣冠　這還算有歷史的常識麼　再說地理　個個人都曉得五大洲的名和歐洲美洲各國的名了　倒問中國各省　湖南湖北　本來不到兩廣的地面　爲甚麼兩湖總督　稱爲湖廣總督呢　江西省只在江南　爲甚麼稱爲江西呢　郤是不能對的儘多　這還算有地理的常識麼　哲學本來不必個個都曉得　只問倍根笛佉爾　你都曉得了　近代中國講理學的　那幾位算成就　梭格拉地柏拉圖　你都曉得了中國七國時候的九流　你也數一數看　若說得不對　就算沒有常識了　所以我曾經對着好講常識的人　發幾條策問先問老兄有經典的常識麼　說　有　那麼就問

周禮說的吉凶賓軍嘉五禮　能把儀禮十七篇去分配麼
現在尙書五十八篇　那幾篇是眞　那幾篇是假
周禮的六官　和近代的六部　怎麼樣的不同
春秋的三傳　那一家的傳最先成　那一家的在第二次　那一家的在第三次
鄭司農是甚麼人
再問老兄有歷史的常識麼　說　有　那麼就問
二十四史　那幾部有本紀有表有志　那幾部沒有本紀　那幾部沒有表　那幾部沒有志
歐洲人在甚麼時候初通中國
從秦朝到現在　那一代有丞相　那一代沒丞相

從秦朝以後　那幾代郡縣都有學校　那幾代沒有

古來所說的井田法　到甚麼時候眞正廢了

再問老兄有地理的常識麼　說　有　那麼就問

漢朝有郡縣的地方　比現在中國本部大小廣陿是怎麼樣子

明朝兩京十三省的地方　比現在中國本部大小廣陿是怎麼樣子

中國現在的人口　照本部地面分起來　一個人該有幾畝

苗人眞是上古的三苗麼

中國各省　爲甚麼大小不同到這個樣子

再問老兄有清代政治的常識麼　說　有　那麼就問

清初設大學士的衙門有幾個

清初有幾個布政使
制幣本來只有銅錢　爲甚麼賦稅反用銀子計算
正稅是那幾件
從九品未入流的俸銀　爲甚麼比兵反少
再問老兄有禮俗的常識麼　說　有　那麼就問
獨子兼祧的制度　從甚麼時候起來　到底合不合呢
生母的父母兄弟　兒子都不認作外親　照法律應該怎麼樣
甚麼時候財有偶像
甚麼時候財有沙糖
甚麼時候財有卓子倚子
上邊問的幾件　原是最平淡的常識　並不像從前考博學宏詞

出「五六天地之中合」的題目　現在考留學生　出「漢之堯舜禹湯」一的題目　去難那班漢書不熟的人　那種就不曉得　也不好十分責備　這種卻是不同　若去翻書　也容易對得出　不過既然喚作常識　應該當面問了　當面對得出來　如果當面對不出來　就算常識缺乏　所問的不過隨便撫拾幾件　也並不是就止于此　諸如此類　大概有幾百條　這種本來是士人應該曉得的　那些農人工人商人所應該曉得的　儘有在這幾件以外　不過這幾件　農人工人商人倒不必一概曉得　所以說常識也看職業去分　若說農人工人商人所不必曉得的　就不是常識　士人也可以不必曉得　那就應該問他　農人工人商人所曉得的　儞也能彀曉得麼　既然不曉得那幾件　自

然要曉得這幾件　豈可以再少呢　本來士人原是閒民　閒民既然沒有事　有空兒去求知識　知識本來該比農人工人商人富一點　但現在也不過一有一無　照這樣看來　就最下級的常識　也是無邊　難得理會許多　不是分明爲職業所限麼　不過職業裏頭所應該曉得的　萬不能少　就職業論常識　說得廣了　又是無邊　所以我說　這要本國人有本國的常識　就是界限　古人說的「切問近思」這句話最不錯　有了這種常識　好廣的再求廣　好精的再求精　那是漸漸的遠去　漸漸的上去了　若是不然　專好精的　或者獘病還少　專好廣的　就是全然空虛　譬如一滴的水　吹成一個大泡　外面看來雖大　中閒純然沒有　那個獘病就狠多哩

大概常識、總是從書數起、後來再曉得一點歷史、這就是不得不過的關、書並不是要眞成就小學家、數並不是要眞成就算學家、歷史並不是要眞成就史學家、不過曉得大概、現在的教科書、只有算學還像樣、歷史眞是太陋、（只有夏曾佑所作中學歷史教科書、比別人不同、可惜他所發明的、只有宗教最多、其餘略略講一點兒學術、至于典章制度、全然不說、地理也不分明、是他的大缺陷、但近來的教科書、這樣也算好了）小學更是全然不講、到底總是個空架子、有一班胡亂的人、亂撦幾句佛經的話、說「離絕語言文字」、我說果然能彀離絕語言、自然可以離絕文字、只問現在能彀離絕語言麼、況且離絕語言文字、就該把一切書都不讀、爲甚麼還去

讀別的書　佛經的話　本是說到最高一層　不是可以隨便擠來當通俗用　就像莊子說的「得魚忘筌　得兔忘蹏」原是說得了魚兔以後　可以不用筌蹏　並不說不用筌蹏　可以得到魚兔　魚兔既得到了　不要第二回再求魚兔筌蹏　固然可棄了　若第二回還要求魚兔　仍舊不得不用這個筌蹏　語言文字　也是這樣看　第一回用語言文字去表意見　意見已經明白　固然可以不再加語言文字　但人的一生　意見沒有盡的一日　第二回還是要表意見　仍還要用着這個語言文字　要用語言文字去表意見　這個語言文字就不能不講究　也像要用筌蹏去求魚兔　這個筌蹏就不能不造得精巧　現在第一總要把六書董得　明了本義本形　再講音韵　董得音韵　假借

的道理就明白　那麼財得不寫別字　不說亂話　孔子說的「必也正名乎」　甚麼叫正名　古人喚字作名　正名就是講究六書　也只把近人所注的說文爾雅方言廣雅　和幾部講古韵的書看看　就有眉目　若要編作課本　也是不難　書數通了

就要講歷史　歷史原是繁博的東西　簡約的說起來　也有頭緒　看歷史不是只要記得秦朝漢朝的名號　也不是只要記得出名的帝王出名的將相　紀傳本是以人爲主　評量人物雖不可少、但人物有各種各色　若專去仰慕英雄　就鄙倍的極了　大概歷史中間最要的幾件　第一是制度的變遷　第二是形勢的變遷　第三是生計的變遷　第四是禮俗的變遷　第五是學術的變遷、第六是文辭的變遷　都在志和雜傳裏頭（

甚麽叫做雜傳　像游俠列傳　財殖列傳　滑稽列傳　儒林列傳　文苑列傳　方術列傳　逸民列傳　都叫作雜傳　但最出色的人　又格外有傳）　把這幾件爲緯　歷年事蹟爲經　就不怕紛無頭緒　只是編起教科書來　經不過占了四分之一　緯倒要占了四分之三　本來歷史最重的是書志　現在也該照這條路編去　此外姓氏有漢姓虜姓的不同　律歷也有各代的差異　這種要專家財得理會　初學也沒有心思去記他　只得將就說說罷了　我看算學近來頗明　只六書和歷史　竝沒有教科書（歷史教科書就有也不能算）　自然難怪學生常識不備　阿臨了再說一句要緊話　常識不是古今如一　後來人的常識應該勝過古人　但要求一代一代的人　常識展轉增進　就不

可使全國只有常識的人　必要有幾十個獨到精微的學者　想成一種精致的理　平易透露的說出來　在自己想的非常難　叫後生學的非常易　那麼常識就可以展轉增進了　也不舉遠的爲說　就舉書數歷史三項　你看宋朝到明朝七百年間　韵學是非常模胡　今韵尙且難得理會　何況古韵　至於文字訓詁　也都衰獘到極處　後來有顧炎武作音學五書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　當時兩位先生　都費幾十年的功夫　財得作成　到近來顧氏段氏的話　就變爲常識了　九章所說的圓率　徑一周三　非常粗疏　後來漢朝的劉歆張衡　三國的劉徽王蕃　都去自立密率　總有點兒不對　及到宋朝（上接晉朝的宋朝　不是下接元朝的宋朝）祖沖之　纔有一定的圓率　九章裏

面本有盈朒方程兩法　可以馭得錯雜隱沒的數　但布算非常繁碎　及到元初有李治朱世傑幾家　想出天元四元的法子來　布算也就簡易　當初幾位先生　不曉得耗多少心血　費多少年月　纔想得這種法子出來　到近來祖氏圓率　萬國通行　李氏朱氏的天元四元　傳到印度以西　演爲代數　也就變常識了　向來正史是紀傳體　要曉得事蹟先後　一時卻不容易　及到宋朝(下接元朝的宋朝)司馬光　撰成一部資治通鑑　不但年月的先後　看了憭然　就是日子的先後　也都明白　向來正史雖有書志　也往往有不備的　就是有書志的史　還不能記得周詳　及到唐朝杜佑　再取各數典的書　編成一部通典　把前代的典章制度　統統明白　當時兩位先生

也是寢食俱廢　財得作成這書　到近來就像案圖索驥的容易　也變爲常識了　這樣說常識到這步田地就了麽　也還不了　且看諸家以後　補他的罅漏的也還多　再創一種精密的條例的也還有　所以說必要有幾十個獨到精微的學者　財得使後生的常識　展轉增進　若全國只有常識的人　古今就永遠只有這等的常識　豈不是壅滯不流的樣子麽　但胡亂自命政治家的人　自己不肯去作費心的事體　也不願別人去作費心的事體　子細想想看　成就一個政治家　比成就一個圍棋國手　那個能力差得很遠　爲甚麽原故呢　向來說「君子求諸己」又說道「仁者先難而後獲」圍棋國手　是求諸己的　政治家卻是因人成事　圍棋國手　是先難後獲的　政治家卻是

坐享現成　就有幾個創平大難開倡法度的　要用一點自己的智力　但總是藉機會成事　到底比不上圍棋國手　作學者譬如作圍棋國手　教人增進常識　譬如刻棋譜給人看　與政治家的法子全然不同　就政治上看來　就常識永遠沒得增進也是不大要緊　不過全國的大計　本不是專靠政治　現在講教育的話　須要把那種短見陋想打開　我說兩句話　諸位朋友都要記在心裏　說沒有獨到精微的學者　就沒有增進的常識　沒有極好的著作　就沒有像樣的教科書

論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

太炎

本國沒有學說　自己沒有心得　那種國　那種人　教育的方法　只得跟別人走　本國一向有學說　自己本來有心得　教

育的線路自然不同　幾位朋友　你看中國是屬於那一項　中國現在的學者　又屬於那一項呢　有人說　中國本來沒有學說　那種話　前幾篇已經駁過　還有人說　中國本來有學說　只恨現在的學者沒有心得　這句話雖然不合事實　我倒願學者用爲藥石之言　中國學說　歷代也有盛衰　大勢還是向前進步　不過有一點兒偏勝　只看周朝的時候　禮、樂、射、御、書、數、喚作六藝　董得六藝的多　卻是歷史政事　民間能發理會的狠少　哲理是更不消說得　後來老子孔子出來　歷史政事哲學三件　民間漸漸知道了　六藝倒漸漸荒疏　漢朝以後董六藝的人雖不少　總不如董歷史政事的多　漢朝人的董六藝　比六國人要精許多　哲理又全然不講　魏、晉、宋、齊、梁、陳、

這幾代　講哲理的　儘比得上六國　六藝裏邊的事　禮樂數是一日明白一日　書只有形體不正一點　聲音訓詁　仍舊沒有失去　歷史政事　自然是容易知道的　總算沒有甚麽偏勝

隋唐時候佛教的哲理　比前代要精審　卻不過幾個和尙尋常士大夫家　儒道名法的哲理就沒有　數學禮學　唐初都也不壞　從中唐以後衰了　只曉得歷史政事　算是唐人擅場

宋朝人分做幾派　一派是瑣碎考據的人　像沈括陸佃吳曾陸游洪适洪邁都是　王應麟算略略完全些　也不能見得大體在六藝裏面　不能成就得那一種　一派是好講經世的人　像蘇軾王安石陳亮陳傅良葉適馬端臨都是　陳馬還算著實其餘不過長許多浮夸的習氣　在歷史既沒有眞見　在當時也

沒有實用　一派是專求心性的人　就是理學家了　比那兩家總算成就　除了邵雍的鬼話　其餘比魏晉宋齊梁陳的學者也將就攀得上　歷史只有司馬光范祖禹兩家　司馬光也還董得書學　此外像賈昌朝丁度毛居正幾個人　也是一路　像宋祁劉攽劉奉世曾鞏　又是長於校勘　原是有津逮後學的功　但自己到底不能成就小學家　宋元之間　幾位算學先生出來　倒算是獨開蹊徑　大概宋朝人還算沒有偏勝　只為不董得禮　所以大體比不上魏晉幾朝（中國有一件奇怪事　老子明說「禮者忠信之薄」　卻是最精於禮　孔子事事都要請敎他　魏晉人最佩服老子　幾個放蕩的人　並且說「禮豈是為我輩設」　卻是行一件事　都要考求典禮　晉朝末年　禮論有八

百卷　到劉宋朝何承天　刪併成三百卷　梁朝徐勉集五禮共一千一百七十六卷　可見那時候的禮學　發達到千分　現在通典裏頭　有六十卷的禮　大半是從那邊采取來　都是精審不磨　可惜比照原書　只存二十分之一了　那時候人　非但在學問一邊講禮　在行事一邊　也都守禮　且看宋文帝已做帝王　在三年服裏頭生太子　還瞞著人不敢說　像幾代的帝王　那裏避這種嫌疑　可見當時守禮的多　就帝王也不敢公然踰越　更有怪的　遠公原是個老和尚　本來游方門外却又精於喪服　弟子雷次宗也是一面清談　一面說禮　這不是奇怪得狠麼　宋朝的理學先生　都說服膺儒術　規行矩步到得說禮　不是胡塗　就是繆妄　也從不見有守禮的事

只有一個楊簡（通稱楊慈湖） 在溫州做官 遇著欽差到溫州來 就去和他行禮 主人升自阼階 賓升自西階 一件一件都照著做 就算奇特非常 到底不會變通 也不算甚麼高 照這樣看來 理學先生 遠不如清談先生 明朝時候 一切學問都昏天黑地 理學只襲宋儒的唾餘 王守仁出來 略略改變些兒 不過是溝中沒有蛟龍 鯢鰌來做雄長 宋濂 明朝人的瑣碎考據 字學校勘 都沒有了 典章制度也不會考古 歷史也是推開一捲 中間有幾位高的 音韻算陳第 文字訓詁算黃生 律呂算朱載堉 攻僞古文尚書算梅鷟 算學也有個徐光啓 但是從別處譯來 並不由自己思索出來 所以不數 到明末顧炎武 就漸漸成個氣候 近二百年來 勉强喚做清朝

書學數學禮學　昏黑了長久　忽然大放光明　歷史學也比得上宋朝　像錢大昕梁玉繩邵晉涵洪亮吉　都著實可以名家講政事的頗少　就有也不成大體　或者因爲生非其時　不犯着講政事給他人用　或者看穿講政事的　總不過是浮夸大話所以不願去講　至於哲理　宋明的理學　已經閣起一邊了卻想不出一種道理去代他　中間只有戴震做幾卷孟子字義疏證　自己以爲比宋儒高　其實戴家的話　只好用在政事一邊　別的道理　也並沒得看見　宋儒在孟子裏頭翻來翻去戴家也在孟子裏頭翻來翻去　宋儒還采得幾句六朝話　(大概皇侃論說疏裏頭的話　宋儒采他的意頗多)　戴家只會墨守孟子　孟子一家的話　戴家所發明的　原比宋儒切實　不過

哲理不能專據孟子（阮元的性命古訓　更不必評論了）到底清朝的學說　也算十分發達了　只爲沒有講得哲理　所以還算一方偏勝　若論進步　現在的書學數學　比前代都進步禮學雖比不上六朝　比唐宋明都進步　歷史學裏頭　鉤深致遠　參伍比校　也比前代進步　經學還是歷史學的一種　近代也比前代進步　本國的學說　近來既然進步　就和一向沒有學說的國　截然不同了　但學問進步到這樣就止麼　也還不止　六書固然明了　轉注假借的眞義　語言的緣起　文字的孳乳法　仍舊模胡　沒有尋出線索　可不要向前去探索麼　禮固然明了　在求是一邊　這項禮爲甚麼緣故起來　在致用一邊　這項禮近來應該怎樣增損　可不要向前去考究麼

歷史固然明了　中國人的種類　從那一處發生　歷代的器具是怎麼樣改變　各處的文化　是那一方盛那一方衰　盛衰又爲甚麼緣故　本國的政事　和別國比校　劣的在那一塊優的在那一塊　又爲甚麼有這樣政事　都沒有十分明白　可不要向前去追尋麼　算學本是參酌中外　似乎那邊盛了　這邊只要譯他就彀　但以前有徐光啓采那邊的　就有梅文鼎由本國尋出頭路來　有江永采那邊的　就有錢大昕焦循由本國尋出頭路來　直到羅士琳徐有壬李善蘭都有自己的精思妙語不專去依傍他人　後來人可不要自勉麼　近來推陳出新的學者　也儘有幾個　若說現在的學者沒有心得　無論不能概全國的人　只兄弟自己看自己　心得的也很多　到底中國不

是古來沒有學問　也不是近來的學者沒有心得　不過用偏心去看　就看不出來　怎麼叫做偏心　只佩服別國的學說　對着本國的學說　不論精粗美惡　一概不采　這是第一種偏心　在本國的學說裏頭　治了一項　其餘各項　都以爲無足重輕　並且還要詆毀　就像講漢學的人　看見魏晉人講的玄理　就說是空言　或說是異學　講政事的人　看見專門求是不求致用的學說　就說是廢物　或說是假古玩　仿佛前人說的　一個人做弓　一個人做箭　做弓的說　只要有我的弓　就好射不必用箭　做箭的說　只要有我的箭就好射　不必用弓　這是第二種偏心（這句話　並不是替許多學者做調人　一項學術裏頭　這個說的是　那個說的非　自然要辨論駁正

不可模稜了就算數（至于兩項學術、就不該互相菲薄）這兩項偏心去了、自然有頭緒尋出來、但聽了別國人說本國的學說壞、依着他說壞、固然是錯、就聽了別國人說本國的學說好、依着他說好、仍舊是錯、爲甚麼緣故呢、別國人到底不明白我國的學問、就有幾分涉獵、都是皮毛、憑他說好說壞、都不能當做定論、現在的教育界、第一種錯、漸漸打消幾分、第二種錯又是接踵而來、比如日本人說陽明學派、是最高的學派、中國人聽了、也就去講陽明學、且不論陽明學是優是劣、但日本人于陽明學、並沒有甚麼發明、不過偶然應用、立了幾分功業、就說陽明學好、原來用學說去立功業、本來有應有不應、不是板定的、就像莊子說「能不龜手一也

或以俠　或不免于洴澼絖」（不龜手　說手遇了冷不裂　洴澼絖　就是打絮）本來只是湊機會兒　又應該把中國的歷史翻一翻　明末東南的人　大半是講陽明學派　如果陽明學一定可以立得功業　明朝就應該不亡　又看陽明未生以前　書生立功的也很不少　遠的且不必說　像北宋种師道　是橫渠的弟子　用种師道的計　北宋可以不亡　南宋趙葵　是晦庵的再傳弟子　宋末保全淮蜀　都虧趙葵的力　明朝劉基（就是人人稱劉伯溫）的是參取永嘉金華學派的人　明太祖用劉基的策　就打破陳友諒　難道看了橫渠晦庵和永嘉金華學派的書　就可以立得功業麽　原來運用之妙　存乎其人　莊子說得好「豕零桔梗是時爲帝」（豕零就是藥品裏頭的豬苓　意思

說賤藥也有大用）如果著實說去　學說是學說　功業是功業　不能爲立了功業　就說這種學說好　也不能爲不立功業　就說這種學說壞（學說和致用的方術不同　致用的方術　有効就是好　無效就是不好　學說就不然　理論和事實合財算好　理論和事實不合就不好　不必問他有用沒用）現在看了日本人偶然的事　就說陽明學好　眞是道聽塗說了　又像一班人　先聽見宋儒謗佛　後聽見漢學人謗佛　最後又聽見基督教人也謗佛　就說佛學不好　近來聽見日本人最信佛　又聽見歐洲人也頗有許多學佛　就說佛學好　也不論佛學是好是壞　但基督教人　本來有門戶之見　並說不出自己的理論來　漢學人也並不看佛書　這種話本可以閣起一邊　宋儒是

看過佛書了　固然有許多人謗佛　也有許多人直用佛書的話沒有諱飾　本來宋儒的學說　是從禪宗脫化　幾個直認不諱的　就是老實說直話　又有幾個　裏面用了佛說　外面排斥佛說　不過是裝潢門面　難道有識的人　就被他瞞過麼日本人的佛學　原是從中國傳去　有幾種書　中國已經沒有了　日本倒還有原版　固是可寶　但日本人自己的佛學　並不能比中國人深　那種華嚴教天台教的話　不過把中國人舊疏敷衍成篇　他所特倡的日蓮宗眞宗　全是宗教的見解　並沒有關係學說的話　儘他說的好　也不足貴　歐洲人研究梵文　攷據佛傳　固然是好　但所見的佛書　只是小乘經論大乘並沒有幾種　有意講佛學的人　照着他的法子　攷求言

語歷史　原是不錯（本來中國玄奘義淨這班人　原是注意在此　但宋朝以後就絕了）若說歐洲人是文明人　他旣學佛我也依他佛學　這就是下劣的見解了　胡亂跟人　非但無益並且有害　這是甚麼緣故　意中先看他是個靶子　一定連他的壞處　也取了來　日本出家人都有妻　明明是不持戒律旣信日本　就與佛學的本旨相反　歐洲人都說大乘經論不是釋迦牟尼說的（印度本來有這句話）看不定的人　就說小乘好　大乘不好　那就棄菁華取糟粕了　佛經本和周公孔子的經典不同　周孔的經典　是歷史　不是談理的　所以眞經典就是　僞經典就不是　佛經是談理的　不是歷史　只要問理的高下　何必問經是誰人所說　佛經又和基督教的經

典不同　基督教是純宗教　理的是非　並不以自已思量爲準　只以上帝耶蘇所說爲準　佛經不過夾雜幾分宗教　理的是非　要以自已思量爲準　不必以釋迦牟尼所說爲準　以前的人學佛　原是心裏悅服　並不爲看重印度國　推愛到佛經　現在人如果要講佛學　也只該證自已的心學去　又何必借重日本歐洲呢　又像一班無聊新黨　本來看自國的人是野蠻人　看自國的學問是野蠻學問　近來聽見德國人頗愛講支那學　還說中國人民　最自由的人民　中國政事　是最好的政事　回頭一想　文明人也看得起我們野蠻人　文明人也看得起我們野蠻學問　大概我們不是野蠻人　中國的學問不是野蠻學問了　在學校裏邊　恐怕該添課國學漢文　有這一種轉念

原說他好　並不說他不好　但是受教的人　本來胸中像一塊白絹　惟有聽受施教的話　施教的人卻該自己有幾分主意不該聽別人的話　何不想一想　本國的學問　本國人自然該學　就像自己家裏的習貫　自己必定應該曉得　何必聽他人的毀譽　別國有幾個教士兵官　粗粗淺淺的人　到中國來要知這一點兒中國學問　向下不過去問幾個學究　向上不過去問幾個斗方名士　本來那邊學問狠淺　對外人說的　又格外淺　外人看中國自然沒有學問　古人說的「以管闚天以蠡測海」(蠡本來應寫蠃　俗寫作螺　意思說用蠃殼去舀海水　不能曉得海的深淺)　一任他看成野蠻何妨　近來外人也漸漸明白了　德國人又專愛考究東方學問　也把經典史書略

略翻去　但是翻書的人　能彀把訓詁文義眞正明白麼　那個口述的中國人　又能彀把訓詁文義眞正明白麼　你看日本人讀中國書　約略已有一千多年　究竟訓詁文義　不能明白他們所稱爲大儒　這邊看他的話　還是許多可笑（像山井鼎物觀校勘經典　卻也可取　因爲只有案字比校　並不多發議論　其餘著作　不過看看當個玩具　並沒有可采處　近來許多目錄家　看得日本有幾部舊書　就看重日本的漢學家是大錯了　皇侃論語疏　玉燭寶典羣書治要幾部古書　不過借日本做個書簏子）這個也難怪他們　因爲古書的訓詁文義從中唐到明代　一代模胡一代　到近來財得眞正明白　以前中國人自己尙不明白　怎麼好責備別國人　後來日本人也

看見近代學者的書　但是成見深了　又是發音極不正當　不曉得中國聲音　怎麼能曉得中國的訓詁　既然不是從師講授　仍舊不能氷釋理解　所以日本人看段注說文王氏經傳釋詞和康熙字典差不多　幾個老博士　翻騰幾句文章學說　不是支離　就是汗漫　日本人治中國學問　這樣長久　成効不過如此　何況歐洲人　只費短淺的光陰　怎麼能夠了解　有說日本人歡喜附會　德國人倒不然　總該比日本人精審一點　這句話　也有幾分合理　日本人對着歐洲的學說　還不敢任意武斷　對着中國的學說　只是亂說亂造　或者徐福東來帶了許多燕齊怪迂之士　這個遺傳性至今還在　歐洲人自然沒有這種荒繆　到底時期太淺　又是沒有師授　總是不解

既然不解　他就說是中國學問　比天還要高　中國人也不必引以爲榮　古人說「一經品題　聲價十倍」原是看品題人是甚麽　若是沒有品題的資格　一個門外漢　對着我極口稱贊　又增甚麽聲價呢　聽了門外漢的品題　當作自己的名譽　行到教育一邊　也有許多毛病　往往這邊學究的陋話　斗方名士的繆語　傳到那邊　那邊附會了幾句　又傳到這邊　這邊就看作無價至寶　也有這邊高深的話　傳到那邊　那邊不能了解　任意胡猜　猜成了　又傳到這邊　這邊又看做無價至寶　就把向來精深塙實的話　改做一種淺陋荒唐的話　這個結果　使學問一天墮落一天　幾位朋友　要問這種憑據　兄弟可以隨意學幾件來

(一)日本人讀漢字　分爲漢音唐音吳音各種　却是發音不準　並不是中國的漢音唐音吳音本來如此　不過日本人口舌屈强　學成這一種奇怪的音　現在日本人說　他所讀的倒是中國古來的正音　中國人也頗信這句話　我就對那個人說中國的古音　也分二十幾韵　那裏像日本發音這樣簡單古音或者沒有憑據　日本人所說的古音　大概就是隋唐時候的音　你看廣韵現在　從廣韵追到唐朝的唐韵隋朝的切韵　並沒有甚麼大變動　照廣韵的音切切出音來可像日本人讀漢字的聲音麼　那個人說　怎麼知道廣韵的聲音不和日本聲音一樣　我說　一項是聲紐(就是通稱字母的)而項是四聲　從隋唐到現在　並沒有甚麼大改

日本可有四聲麽　可有四十類細目麽　至於分韵　元明以來的聲音　比廣韵減少　却比日本還多　日本人讀漢字可能像廣韵分二百六韵麽　你看從江蘇沿海到廣東　小販做工的人　都會胡亂說幾句英語　從來聲音沒有讀準　假如幾百年後　英國人說「我們英國的舊音失去了　倒是中國沿海的人　發得出英國的舊音」你想這句話　好笑不好笑

（二）日本人常說「日本人讀中國的古文就董得　讀中國的現行的文　就不董得　原來中國文體變了　日本人作的漢文倒還是中國的古文」這句話　也頗有人相信　我說日本的文章　用助詞非常的多　因爲他說話裏頭助詞多　所以文章用助詞也多　中國文章最愛多用助詞的　就是宋元明

三朝　所以日本人拿去强擬　眞正隋唐以前的文章　用助詞並不多　日本可能董得麽　至於古人辭氣　和近來不狠相同　就中國人粗稱能文的　還不能盡解　更何論日本人

自從王氏做經傳釋詞　近來馬建忠分爲八品　做了一部文通　原是用法文比儗　卻並沒有牽强　大體雖不全備　中國的詞　分起來　總有十幾品　頗還與古人辭氣相合　在中國文法書裏邊　也算錚錚佼佼了　可笑有個日本人兒島獻吉　又做一部漢文典　援引古書　也沒有文通的完備　又拏日本詰詘聱牙的排列法　去硬派中國文法　倒有許多人說兒島的書　比馬氏好得多　因爲馬氏不錄宋文　兒島兼錄宋文　不曉中國的文法　在唐朝早已完備了　宋

文本來沒有特別的句調　錄了有甚麼用　宋文也還可讀照着兒島的排列法　語勢蹇澀　反變成文理不通　比馬氏的書　眞是有霄壤之隔　近來中國反有人譯他的書　唉眞是迷了　日本幾個老漢學家　做來的文字　總有幾句不通　何況這位兒島學士　現在不用擧兩部書比校　只要請兒島做一篇一千字長的文章　看他語氣順不順　句調拗不拗　再請兒島點一篇漢書　看他點得斷點不斷　就可以試驗得出來了

(三)有一個英國人　說中國的言語　有許多從外邊來　就像西瓜、蘆菔、安石榴、蒲桃、(俗寫作葡萄)是希臘語　師子是波斯語　從那邊傳入中國　這句話　近來信的雖不多　將來

恐怕要風行　又要曉這種話也有幾分近理　却是一是一非要自已檢點過　中國本來用單音語　鳥獸艸木的名　却有許多是複音語　但凡有兩字成一個名的　如果兩字可以分解得開　各自有義　必不是從外國來　如果兩字不能分解　或者是從外國來　蒲桃本不是中國土產　原是從西域取來　枝葉既不像蒲　果實也不像桃　喚做蒲桃　不合中國語的名義　自然是希臘語了　師子安石榴　也是一樣像西瓜就不然　瓜是蓏物的通名　西瓜說是在西方的最好兩個都有義　或者由中國傳到希臘去　必不由希臘傳到中國來　蘆菔也是中國土產　說文已經列在小篆　兩個字雖則不能分解　鳥獸艸木的名　本來複音語很多　也像從

中國傳入希臘　不像從希臘傳入中國　至於彼此談話偶然一樣　像父母的名　全地球沒有大異　中國稱兄做昆　轉音爲哥　鮮卑也稱兄爲阿干　中國稱帝王爲君　突厥也稱帝王爲可汗　中國人自稱爲我　拉丁人也自稱爲愛伽　中國吳語稱我輩爲阿旁（洛陽伽藍記　自稱阿儂　語則阿旁）梵語也稱我輩爲阿旁　中國稱彼爲他　梵語也稱彼爲多他

　中國嘆詞有烏呼　梵語也是阿嵩　這種原是最簡的語隨口而出　天籟相符　或者古來本是同種　後來分散　也未可知　必定說甲國的語　從乙國來　乙國的話　從甲國去　就是全無憑據的話了（像日本許多名詞　大半從中國去　蒙古的黃台吉　就是從中國的皇太子變來　滿洲的福

音　就是從中國的夫人變來　這種都可以決定　因爲這幾國都近中國　中國文化先開　那邊沒有名詞　不得不用中國的話　所以可下斷語　若兩國隔絕得狠遠的　或者相去雖近　文化差不多同時開的　就不能下這種斷語）有人說中國象形文字　從埃及傳來　也有說中國的干支二十二字就是希臘二十二個字母　這種話全然不對　象形字就是畫畫　任憑怎麼樣草昧初開的人　兩個人同對着一種物件畫出來總是一樣　何必我傳個　個傳我　干支二十二字甲己庚癸是同紐　辛戌是同紐　戊卯未古音也是同紐假如干支就是字母　應該各是各紐　現在既有許多同紐的音　怎麼可以當得字母　這種話應該推開

(四)法國人有句話　說中國人種原是從巴比倫來　又說中國地方本來都是苗人　後來被漢人驅逐了　以前我也頗信這句話　近來細細攷證　曉得實在不然　封禪七十二君　或者不純是中國地方的土著人　巴比倫人或者也有幾個　因爲穆天子傳裏面談的　頗有幾分相近　但說中國人個個是從巴比倫來　到底不然　只看神農姜姓　姜就是羌　到周朝還有姜戎　晉朝青海有個酋長　名叫姜聰　看來姜是羌人的姓　神農大槪是青海人　黃帝或者稍遠一點　所以山海經說在身毒（身毒就是印度）又往大夏去采竹　大夏就是唐代的覩貨邏國　也在印度西北　或者黃帝是印度　到底中國人種的來源　遠不過印度新疆　近就是西藏青海

未必到巴比倫地方　至於現在的苗人　並不是古來的三苗　現在的黎人　並不是古來的九黎　三苗九黎　也不是一類　三苗在南　所以說左洞庭右彭蠡　九黎在北　所以尙書詩經都還說有個黎侯　黎侯就在山西　蚩尤是九黎的君（漢朝馬融說的）所以黃帝從西邊來　蚩尤從東邊走　趕到涿鹿　就是現在直隸宣化府地界　財決一大戰　如果九黎三苗　就是現在的黎人苗人　應該在南方決戰　爲甚麼到北方極邊去　難道苗子與犵子雜處　三苗是縉雲氏的子孫（漢朝鄭康成說的）也與苗子全不相干　近來的苗人黎人　漢朝稱爲西南夷　苗字本來寫髳字　黎字本來寫俚字　所以從漢朝到唐初　只有髳俚的名　從無苗黎的名　後

來人強去附會尚書　就成苗黎　別國人本來不曉得中國的歷史　聽中國人隨便講講　就當認眞　中國人自己講錯了　由別國去一翻　倒反信爲塙據　儞說不要笑死了麼

(五)法國又有個人說　易經的卦名　就是字書　每爻所說的話　都是內卦名的字　分出多少字來　這句話　頗像一百年前焦循所講的話　有幾個朋友也信他　我說他舉出來的字　許多小篆裏頭沒有　豈可說文王作周易的時候　已經有這幾個字　况且所舉的字　音也並不甚合　在別國人想到這條路上　也算他巧思　但是在中國人　只好把這種話做個談柄　豈可當他實在　如果說他說的巧合　所以可信　我說明朝人也有一句話　比法國人更巧　他說四書本來

是一部書　論語後邊說「不知命」接下中庸　開口就說「天命之謂性」中庸後邊說「予懷明德」接下大學　開口就說「在明明德」大學後邊說「不以利爲義　以義爲利也」接下孟子　開口就說「王何必曰利　亦曰仁義而已矣」這到是天然湊合　一點沒有牽强　但是信得這句話麼　明末人說了　就說他好笑　法國人說了　就說他有理　不是自相矛盾的麼．

上面所舉　不過幾項　其餘也舉不盡　可見別國人的支那學我們不能取來做準　就使是中國人不大深知中國的事　拏別國的事蹟來比附　創一種新奇的說　也不能取來做準　强去取來做準　就在事實上生出多少支離　學理上生出多少繆

妄、並且捏造事蹟、（捏造事蹟、中國向來沒有的、因爲歷史昌明、不容他隨意亂說、只有日本人、最愛變亂歷史、並且拏小說的假話、當做實事、比如日本小說裏頭、說源義經到蒙古去、近來人竟說源義經化做成吉思汗、公然形之筆墨了、中國下等人、相信三國志演義裏頭許多怪怪奇奇的事、當做眞實、但在略讀書的人、不過付之一笑、日本人竟把小說的鬼話、踵事增華、當做眞正事實、好笑極了、因爲日本史學、本來不昌、就是他國正史、也大半從小說傳聞的話翻來、所以前人假造一種小說、後來人竟當做眞歷史、這種笑柄、千萬不要風行到中國財好）、舞弄條例、都可以隨意行去、用這個做學說、自已變成一種庸妄子、用這個施教育、使後

生個個變成庸妄子　就使沒有這種弊端　聽外國人說一句支那學好　施教育的跟著他的話施　受教育的跟著他的話受　也是不該　上邊已經說了　門外漢極力贊揚　並沒有增甚麼聲價　況且別國有這種風尙的時候　說支那學好　風尙退了　也可以說支那學不好　難道中國的教育家　也跟著他旅進旅退麼　現在北京開經科大學　許歐州人來遊學　使中國的學說　外國人也知道一點兒　固然是好　但因此就覺得增許多聲價　却是錯了見解了　大凡講學問施教育的　不可像賣古玩一樣　一時許多客人來看　就貴到非常的貴　一時沒有客人來看　就賤到半文不値　自國的人　該講自國的學問施自國的教育　像水火柴米一個樣兒　貴也是要用　賤也就

要用　只問要用　不問外人貴賤的品評　後來水越治越清　火越治越明　柴越治越燥　米越治越熟　這樣就是教育的成効了　至於別國所有中國所無的學說　在教育一邊　本來應該取來補助　斷不可學格致古微的口吻　說別國的好學說　中國古來都現成有的　要知道凡事不可棄己所長　也不可攘人之善　棄己所長　攘人之善　都是島國人的陋見　我們泱泱大國　不該學他們小家模樣

附錄庚戌會對留日師範生演說錄

太炎

做一件事　說一句話　最怕的別人要問甚麼緣故　現在問諸君在這邊留學　是甚麼緣故　又問回家去教育子弟　是甚麼緣故　大概總說求學是要使自己成有用之材　教育是要他人

成有用之材　這句話　原是老生常談　但看起來　有幾分不對　致用本來不全靠學問　學問也不專爲致用　何以見得呢　你看別國的政治學者　並不能做成政治家　那個政治上的英雄偉人　也不見他專講究政治學　政治本來從閱歷上得來的多　靠書籍上得來的少　就像中國現在　袁世凱不過會寫幾行信札　岑春煊并且不大識字　所辦的事　倒比滿口講政治的人好一點兒　又向實業一邊看來　日本農科大學的學問　頗還好了　也該有幾分行到民間　但民間農業仍舊不好　請到日本田邊一看　秋收以後　稽子還在　並不知道收後要耕一次　直到來年下種　方才去耕　所以每年收穫　不過同中國山東一樣　中國江蘇浙江江西的農人　兩隻黃耳朶　並

沒有聽人說過甚麼農學　收穫倒比日本加倍　固然幾分靠着地質　到底是農人勤耕美糞的力居多　可見在致用上　第一要緊是閱歷　第二要緊是勤勞　書本子上的學問　不過幫助一點兒　那裏有專靠幫助的　學問本來是求智慧　也不專爲致用　中國古代的學問　都趨重致用一邊　因爲當時的人只有看外邊的眼光　沒有看裏邊的眼光　覺得學了無用　不如不學　但到戰國時候　已經漸漸打破　近來分科越多　理解也越明　自己爲自己求智識的心　比爲世界求實用的心要强幾倍　就曉得學問的眞際　不專爲致用了　况且致用的學問　未必眞能合用　就使眞能合用　還有一件致用的致用倒不得不碰機會　機會不巧　講致用的還是無用　專求智

慧　只要靠着自己　並不靠甚麼機會　假如致用不成　回去著書立說　那件致用的方法　又是各時各代不同　近幾代有用的　將來又變成沒用　這書也就廢了　不是枉廢精神麼　而於專求智慧　見得幾分眞理　將來總不能泯沒　就有一點兒漏洞　總不會全局都翻　這書倒還可以傳到後來　照這兩樣看起來　講學問的　又何苦專向致用一路呢　在政府設許多學校　原只望成就幾個致用的人　至於學生求學　以及教人求學　就不該專向致用一面　大概諸君心裏　自己都曉得有自己　也曉得他人都有自己　未必是專向外邊去馳逐的　還有人說　求學是爲修養道德　教人是爲使人修養道德　兄弟看起來　德育智育體育　這三句話　原是該應並重　不過

學校裏邊的教育　倒底與道德不相干　兄弟這句話　並不是像教士的話　說道德都在禮拜堂裏　但道德是從感情發生　不從思想發生　學校裏邊　只有開人思想的路　沒有開人感情的路　且看農工商販　有道德的儘多　可見道德是由社會熏染來　不從說話講解來　學校裏邊　修身的教訓　不過是幾句腐話　並不能使人感動　再高了　講到倫理學　這不過是研究道德的根原　總是在思想上　與感情全不相關　怎麼能夠發生道德出來　況且講倫理講修身的教習　自己也沒有甚麼道德　上堂厚了面皮　講幾句大話　退堂還是吃酒狎妓

本來他爲自己的飯碗　不得不虛應故事　去講幾句　俗語說的　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　這個就是倫理學教師的職分

說話與感情本沒相干　自己的道德　又不能爲學生做表儀　要想學生相觀而善　不是煮沙成飯麼　不單是這樣說　先生就果然有道德　也未必能成就學生　何以見得呢　中國的孔夫子　道德就不算極高　總比近來講倫理學的博士要高一點　教出來的學生　德行科也只有四個　其餘像宰我就想短喪　冉有就帮季氏聚歛　公伯寮還要害自己同學的人　有甚麼道德　鄭康成的道德　能夠感化黃巾　倒是及門的郄慮害了孔融　又害了伏后　始終不能受鄭康成的感化　後來幾位理學先生　像二程的道德　也算可以了　教出來的學生有一個邢恕　和蔡京章惇一黨　名字列在宋史姦臣傳裏　孔子鄭康成二程　道德是本來高的　所設的又是學會　不是學

校　先生學生的親切　總不像學校裏頭　見面日久　還不識學生的姓名　尙且有一般學生　反背道德的　何况入廣大無邊的學校　從空口大話的教習　於道德有甚麼益處　兄弟看來　大凡一處地方　人聚得越多　道德就越腐敗　像軍營寺院學校都是一樣　寺院裏邊的人　滿口高談道德　還有許多戒律約束他　道德尙且不好　軍營裏邊　有極嚴厲的軍法　偪得軍人一步不得自由　也不過勉强把面子糊了去　學校裏邊　規則本來較寬　實在也不能用嚴厲的法子硬去偪束　空空的聚了許多人　道德自然難得好的　就有幾個好的　或者天資本來醇厚　或者是從他的家教得來　或者所交的朋友都還是品行端方　所以不很走作　並不是學校能夠養成他的

道德　但一切講教育的人　總要把德育的話敷衍門面　不過因爲道德是人間必不可少的東西　若開口說我這個學校裏不講道德　面子有點兒過不去　所以只好撐這個虛架子　究竟學校裏面所講的　在智育一面多　在德育一面少　就有幾句修身倫理的話　只像唱戲　先要天官出場　到底看戲的　並不要看天官　跳天官的也不是有名脚色　學生聽講的　並不要聽倫理修身的話　講倫理修身的　也不見得是有道德的人

諸君不要說兄弟的話太刻薄　只要自己問一問自己的心　再向上看一看那個教習　一定要說兄弟的話是先得我心了　如果揭開簾子　說幾句亮話　只要說學校本來是爲智育　並不是爲德育　道德固然不可缺乏　却並不是學校的教育所能

成就　諸君果然道德完具　也不能在學校裏頭　把道德送給他人　以後從事學校的教育　可以拏定主意　向智育一方去　不必再裝門面　向德育一方去

照以上的話　求學不過開自己的智　施教不過開別人的智　是最大的坦途了　既然求智　就應該把迷信打破　迷信不是專指宗教一項　但凡不曉得那邊的實際　隨風逐潮　胡亂去相信那邊　就叫做迷信　中國十幾年前　相信歐洲的學問　沒有路去求　求着教士　就覺得教士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後來聽得福建嚴幾道的話　漸漸把迷信教士的心破了　又覺得嚴幾道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後來有游學日本的風氣　漸漸把迷信嚴幾道的心又破了　又覺得日本的博士學士　無所不

知無所不能　及到日本來了　曉得分科　也知道一個人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但看日本全體的學者　依然覺得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不是一邊的迷信破了　一邊的迷信又起麼　歐洲所有各科的學問　日本人學了一科　到底能否登峯造極沒有歐洲的學者來對質　總不能破　就有歐洲的學者要來對質　不識得日本字　也難得破　至於中國的各種學問　日本的深淺　兄弟已經略略看得明白了　現在也不必揭他人的短處　只說諸君回去施教　若信了日本的語　就要防防學生的伏兵　且看中國歷史一項　一部綱鑑易知錄　向來中國略讀書的人　是看得最淺陋的　但到這邊來聽的歷史　一部支那通史　翻來復去　繚繞了許多　比易知錄更加淺陋　學校以

外　就有幾個講歷史的人　只記得一點兒事蹟　許多正史的書志　早已拋在九霄雲外　並不是專忘記細碎　連大端也實在不講　萬一學生看過資治通鑑　或者又看過幾卷志　問出一句話來　先生不曉得　恐怕只好說　你在圖書集成、册府元龜、裏頭翻來的僻事　我那裏能夠記得許多　過了一會　學生就拏這部原書　折了一隻角　放在先生案上　豈不是遇着伏兵　沒有處躲閃麼　中國的地理　本來有許多沿革　有一位甚麼博士　把湖北楊惺吾做的沿革圖鈔去　改頭換面　變爲自己的著作　稱爲支那疆域沿革圖　已經好笑了　還有那邊畫的中國地圖　一省裏頭　臚列了許多府　却是缺了一兩府　一府裏頭臚列了許多縣　却是缺了一兩縣　所缺的府縣

非不是於形勢上無關緊要　所列的府縣　又不是於形勢上最關緊要　不過那邊畫圖的人　精神錯亂　偶然忘了　萬一學生來問　某省的某府　某府的某縣　現在在甚麼方位　古來叫甚麼名字　請問怎麼樣答對呢　只好說恐怕沒有這一府這一縣　是你隨口編造　那個時候　學生取出中國自造的地圖來對質　不是又遇了伏兵　到轍亂旗靡的地位麼　中國的哲學　近的是宋明理學　遠的是周末九流　近來那邊人　也略略把周末九流隨口講講　有一位甚麼博士　做一部支那哲學史　把九流的話　隨意敷衍幾句　只像西游記說的猪八戒吃人蔘果　沒有嚼着味　就囫圇吞下去　那邊的人　自己有一句掩飾的話　說我們看漢土的書籍　只求他的義　不求他

的文　這句話只好騙騙小孩兒　子細說來　讀別國的書　不董他的文　斷不能董他的義　假如有人不董德國文字　說我深董得康德的哲學　這句話還入耳麼　說是這樣說　到底掩飾不過去　那位博士　不知不覺把史記裏頭「士爲知己死」一句話　引做論語的話了　若是相信了這位博士的話　回去施教　學生隨便舉一句古書　問先生在那一部書　先生就不免對錯　到後來學生取出史記論語來對校　說這句話　果在史記上　並不在論語上　我想先生只好說日本的古本論語還在漢石經唐石經以前　有這句話　豈不是又遇着一路伏兵

把先生的脚都陷了下去麼　中國的文法　本來句句順的那邊的文法　是顛倒的居多　所以那邊幾個大儒　做了幾百

年的漢文、文理總不很通、宋朝以後的文章、還勉强看得下去、唐朝以前的文章、就看不下去、他自已說、只求義不求文、到也罷了、却有一個什麼學士、自出心裁、做了一册漢文典、硬用那邊的文法來强派中國的文法、有一大半不通、本來中國有一部馬氏文通、做得頗好、近來有人說馬氏的書舊了、到是這位學士的好、唉、眞是好笑、別的有新舊、文字的通不通、也有新舊麼、中國沿海的人、已經迷信了、只望內地的人和日本留學生救正幾分、假如不能救正、反用了那博士的書做文法參攷書、自已的文章也必定變做不通、何況去教學生、萬一學生看了先生的文章、在墻背後指天畫地的笑、先生怎麼能够自已解說、恐怕只好說、現在的新文法

要不通財算通　豈不是又遇了一路伏兵　使先生進退無門麼唉　眞是苦　學生的伏兵狠多　先生的軍備狠少　在中國做先生　不像日本做先生的容易　一邊是學生程度已經整齊一邊是學生程度還沒有整齊　入京師大學的　或者只有入得小學校的程度　入小學中學的　或者也有入得大學校高等學校的程度　先生的智識　要百倍於教科書　十倍於學生方財支持得下（爲甚麼比教科書要高百倍　比學生只要高十倍呢　因爲學生的智識　頗有在教科書之上的）不然　就一生要吃苦了（這句話也並不專爲應對學生起見　其實自己本來應該要有這種智識）　問這個苦是誰給你吃的　也怪不得日本教習　只怪自己迷信　兄弟近來有幾句話　使許多人

解一解迷信　甚麼話呢　說日本人學歐洲的學問　第一是從歐洲人那邊直接受來的　第二是懂得語言文字以後　再去研究的　第三是分科學習　不混在一起的　所以破綻還少　對着中國學問就不然　一向是不從中國學者親受　也不學中國語言文字　也不知分科去求　所以做了一千多年的大夢　至今沒有醒悟　還有許多自己不董　向橫濱長崎的商人去問（這是二十年以前的事）還有幾個江湖遊客　揑造許多古事古跡來　有意誑騙他們　以前是這邊騙那邊人　現在那邊受了這邊人的騙　又轉來騙這邊人　假如諸君見着幾個商人遊客　想來總不把學問的話去請敎他　現在轉了一個小灣　到不知不覺入其玄中　自己想想　好笑不好笑　得了這一聲笑

迷信自然瓦解冰消了　以上單說關於中國的學問　若關於歐洲的學問　想來必有破綻　且等歐洲人來破各種的迷信都破了　在求學上也有益　在施教上也有益　不過學問既然為求智慧　得了前人已成的學問　不可將就歇手將就歇手　自已仍沒有自已的心得　要知道智識與道德原是不同　道德或者有止境　智識總是沒有止境　以前的人積了幾千年的智識　後人得了這個現成　又發出自己的智識來　就比前人進了一級　現在看當時的後人　又是前人應該要比他更進一級　學問財得新新不已　兄弟這句話不是教人捨舊謀新　只是教人溫故知新　大概看前人已成的書仿佛是借錢一樣　借了來　會做買賣　贏得許多利息　本錢

雖則要還債主　贏利是自己所有　若不會做買賣　把借來的錢　死屯在窖子裏頭　後來錢還是要還債主　自己卻沒有一個贏餘　那麼就求了一千年的學　施了一千年的教　一千年後的見解　還是和一千年前一樣　終究是向別人借來的　何曾有一分自己的呢　如果說自己沒有　只好向別國去求　別國的學問　或者可以向別國去求　本國的學問　也能向別國去求麼　就是別國的學問　得了來　還是借來的錢　必要想法子去求贏利　財得歸自己享用　若只是向別國去求呢　中國人沒有進境　去問歐洲人　歐洲人沒有進境　又去問甚麼洲的人呢　諸君現在所駐的這一國　他本來自己沒有學問　所以只向別國去求　求得了以後　也不想再比那國的人更高

原是這一國的舊習使然　所以歐洲人好比寫信的人　這一國的學生　好比接信的人　這一國的博士學士　好比郵便局送信的人　到學生成就了　學生又做第二個送信的人　總是在送信的地位　沒有在寫信的地位　中國就不然　自己本來有自己的學問　只見一天精密一天　就是采取別國　也都能够轉進一層　且看中國得歐洲的學問　以前只有算法一項徐光啓送信以後　梅定九又能夠自己寫信　李壬叔華若汀先做送信的人　後來又能夠做寫信的人　只望將來各項學問都到寫信的地位　那個求學施教的事　纔得圓滿呢

臨了還要說一句話　書籍不過是學問的一項　眞求學的　還要靠書籍以外的經驗　學校不過是教育的一部　眞施教的

還要靠學問以外的灌輸　現在只論施教的事　假如諸君知識果然極高　在近來學校裏頭　能夠不能夠施展呢　恐怕不能　因為學校不論在公在私　都受學部管轄　硬要依着學部的章程　在外又還要受提學使的監督　學部和提學使　果然自己有一件專長的學問　到也罷了　但現在學部是甚麽人看來不過是幾個八股先生　各省的提學使是甚麽人　看來不過是幾個斗方名士　章程也不能定得好　監督也不能得當不過使有知識的教習不能施展　反便宜了無知識的教習　去誤一班學生　況且現在教習　對着提學使　隱隱約有上司下屬的名分　可不是和老教官一樣麽　別國雖然也有這一個風氣　原不能說是好制度　中國向來教官只是個虛名　實在

施教的　還是書院裏頭的掌教　掌教一來不歸禮部管轄　二來不是學政和地方官的屬員　體統略高一點　所以有學問的人　還肯去做　如果照現在的制度　知識高的人　反做知識短淺的人的屬員　看甘心不甘心呢　或者爲了飯碗　也甘心了　但臨了必有許多後悔　且看四川有位廖季平　經學是很有獨得的（廖季平的經學荒謬處非常多　獨得也很不少　在兄弟可以批評他　別人恐怕沒有批評他的資格）屈意去做高等學校的教習　偶然精神錯亂　說了幾句荒謬的話　那個提學使和他向來有恨　就把他趕走了　外邊頗說提學使不是　兄弟看來　誰教這位季平先生　屈意去做提學使的屬員　直到趕走　悔之無及　到是這位季平先生　自取其咎　假如諸

君有一科的學問、和廖季平的經學、有一樣的程度、願諸君再不要蹈廖季平的覆轍、能諸君如果說、師範學生、受了官費、不得不盡義務、就不是師範學生、要尋飯碗、又怎麼樣呢、兄弟替諸君想一個法子、一面不妨充當教習、一面可以設個學會、學會不受學部的管轄、也不受提學使的監督、可以把最高的知識、灌輸進去、後來有高深知識的愈多、又可以再灌輸到學校去、這句話、並不是兄弟有意看輕學校、不過看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在官所教的、總是不好、民間自己所教的、卻總是好、又向傍邊、看歐洲各國、雖然立了學校、高深的知識、總在學校以外、漸漸灌輸進去、學校也就帶幾分學會的性質、方得有好結果、大概學校彷彿是個陂塘

專靠陂塘　水總不免要乾　必得外邊有長江大河　展轉灌輸陂塘財可以永久不涸　所以說學校不過是教育的一部　求學校的進步　必定靠着學校以外的東西　假如諸君又專去迷信學校　兄弟的話　也就無可說了

中國文字學

太炎

論文字的通借

現在使用的文字　十分有二三分用通借　通借本來和假借不同　由這一個意義　引伸作那一個意義　喚作假借　本來有這個字　卻用那個聲音相近的字去替代　喚作通借　六書只有假借　沒有通借　造字的人　既造了這個字　自然要人寫這個字　斷不要人寫聲音相近的字　所以通借這條例　本來

不在六書裏頭　但古來一向好用通借　到現在還依着這個習慣　已經不可改變了・甚麼喚作假借　像說文裏頭說的　卥字本來就是棲字（現在卥字省寫作西）是鳥歸窠巢的意義　因爲太陽正到西宮的時候　鳥也就歸窠巢　所以把西宮喚作西方　來字本來是麥名　因爲古人以爲五穀是天上降下來的　所以就把來字當來去的意義・𠕁字就是鳳字（現在𠕁字寫作朋）因爲鳳皇飛翔的時候　許多小鳥　成羣結黨　跟了他飛　所以就把羣黨喚作朋友　這一類字　都是由本義引伸喚作假借　甚麼是通借呢　像現在用的左右前後四個字　只有後字用本字本義　左右本來應該寫ナ又　左右是輔助的意義　是動詞　ナ又是ナ手又手的意義　是名詞　意義雖則相

近　字卻不是本字　至於前字　本來就是翦刀的翦字　篆書寫作前　從刀歬聲　並沒有前後的意義　前後的前　應該寫作歬字　說文說歬字是不行而進的意義　怎麼說不行而進呢　人在船上　不須自己走　自然會進去　所以說不行而進　歬字的字形　從止在舟上　止就是現在用的趾字　意思說脚在船上　任他自進　本來是前進的意義　引伸作歬後的意義　現在用前字去代歬字　意義全不相干　又像伯仲叔季四個字　伯仲季都用本字本義　叔字本來從又　又就是右手　所以叔是拾起來的意義　詩經裏說的「九月叔苴」就是用本義　別的書上　用作伯仲叔季的意義　卻是借爲少字　古人去聲入聲　本來不大分別　所以喚叔字和少字相近　就用他

替代少字　意義也全不相干　又像元亨利貞四個字　說文說「元始也」易經文言也說「元者善之長也」說文說（亯獻也」「亯現在變作亨」是用酒食獻客的意義　易經文言也說「亨者嘉之會也」說文說「利銛也　從刀　和然後利　從和省」易經文言也說「利者義之和也」這都是用本字　惟有貞字不同　說文說「貞卜問也」易經文言說「貞者事之榦也」兩義全不對　就知道貞是借用　借用作甚麼字　說文說「楨剛木也」引伸作剛的意義　楨榦又是同類的東西　既然說「貞者事之榦也」又說「貞固足以榦事」就知道貞字本來應該寫楨字　大凡貞實堅貞貞潔　都應該寫楨字　古來或者沒有楨字

但丁字必先有了　貞楨都是舌上音　古人沒有舌上音　讀

作舌頭音　和丁字聲音一樣　丁字本來是丁實的意義　就不寫元亨利楨　也該寫元亨利丁　現在寫卜問的貞字　不過是用同音替代　意義也全不相干　又像進退屈伸四個字　進退都用本字本義　屈字象書正體寫作屈　從尾出聲　是無尾的意義　屈伸的屈　應該寫作詘　現在用無尾的屈字來替代　意義也全不相干　這種字原來都有本字　卻用聲音相同的字去代　所以喚作通借　不喚作假借　原不在六書條例之內　但現在講說文　最要緊的倒是這一件事　不講通借　說文只是說文　別的書上所用的字　只是別的書上所用的字　兩不相關　說文就變了死物　略識字的人　最要緊的也是講通借這一件事　不講通借　看見一個字　有這一種意義　又有那

一種意義　兩種意義　像胡越的不相干　就要懷幾分疑惑
懷疑還是好事　有一班武斷的人　竟胡亂去解說字形　就變
成了世界第一種繆妄　看宋朝的王荊公　就曉得了

通借的字　定要求出本字　也有不必過於拘牽的　因爲有許
多字　最初原只有一個字　包括許多意義　後來加了偏傍
覺得這個字和那個字定要分別　其實就寫最初這一個字　仍
舊可以算作本字本義　譬如最初有個交字　本義只是兩股交
叉　引伸作一切交叉的義　後來交會的交　又加偏傍作逡
交友的交　又加偏傍作佼　三個字都是說文　但經典相承
只寫交字　交字本來可以引伸作交會交友的義　就不必說定
要寫逡佼兩字　財算交會交友的本字　又像最初有個桀字

本義只是破人肚子　引伸作好殺的義　夏朝末年有個王　因爲好殺　百姓喚他作桀　再引伸變作豪桀的義　古人說豪桀　仿佛現在人說好漢　含得能夠殺人的話在裏頭　但豪桀的字　又加偏傍作傑　也見說文　卻是古書往往寫作豪桀　豪傑這個名目　本是從能夠殺人來　就不必說豪桀不是本字　豪傑財算本字　又像最初有個亞字　本義只是醜　容貌醜就喚作亞　引伸作品行醜的義　後來就加偏傍作惡　古書裏面容貌醜也有寫惡字　品行醜也有寫亞字　亞字在先　惡字在後　所以說容貌醜　寫成惡字　就不算本字　必要寫亞字財算本字　說品行醜　就寫成亞字　仍舊可以算本字　不必定寫惡字　財算本字　又像最初有個齊字　本義只是禾麥吐

穗一片平勻　引伸作一切齊等的義　後來又加妻聲作齎也見說文　但經典相承只寫齊字　齊字本來可以引伸作齊等的義　就不必定要寫齎字　財算本字　這幾件事　不可拘牽一格

修詞的方法　和質言的方法　頗有不同　所以在修詞上　通借的字　純然改作本字　有幾分不方便　舉幾件事爲例　休字的本義　只是止息　但又有美的一義　止息與美不相干　訓美的是借作好字　因爲古音喚好作朽　平上不大分別　所以讀休像好字　就借得去用了　假如「無疆惟休」「何天之休」改作無疆惟好　何天之好　寫是寫的本字　倒覺得文章上不大莊雅　孚字的本義　只是鳥伏卵　但又有信的一義　鳥伏

卵與信不相干　訓信的是借作保字　因爲保字古文作倸　孚就是古文孚字　古音孚字原喚作保就借得去用了　假如易卦中孚　改作中保　也是寫成本字　倒覺得文章上不大嚴重

渠字的本義　只是水所居　但又有主帥的義　水居與主帥不相干　訓主帥的是借作父字　因爲古音父也可以讀巨（說文父巨也　取聲音相近爲訓）就借用渠字爲父字　古人喚長官都稱父　像尚書說的祈父農父宏父就是　所以主帥也稱父　假如「殲厥渠魁」改作殲厥父魁　也是寫本字　倒覺得文章上很奇怪了　昆字的本義　只是同　但又有後的一義　同與後不相干　訓後的是借爲卵字　因爲古音喚卵字作管　管與昆是雙聲　卵字也寫作鯤　爾雅訓鯤作魚子　說文沒有鯤字

只有卵字　因魚子的義　引伸作後世子孫的義　就借用昆字　假如「垂裕後昆」改作垂裕後卵　也是寫本字　到覺得文章上很鄙俗了　據這幾條例看來　在修詞上　不得不胡塗寫去　但這種平奇雅俗的意見　從習貫來　不從理論來　假如積古相承　訓美的字總寫好　訓信的字總寫保　訓主帥的字總寫父　訓後的字總寫卵　現在自然也沒有異同　到底修詞於理論有礙　質言於理論無礙　畢竟應該寫從本字

有人說　古人用同音字代本字　就稱通借　今人用同音字代本字　就稱爲別字　這也太不公平了　古人可以寫得　爲甚麼今人不可寫得　我說這句話倒不然　就古人用通借　也是寫別字　也是不該　不過積古相沿　一向通行到如今　沒有

法子強人改正　假使個個字都能夠改正　正是易經裏所說的「榦父之蠱」縱使不能　豈可在古人寫的別字以外　再加許多別字呢　古人寫得別字　通行到如今　全國相同　所以還可解得　今人若添寫許多別字　各處用各處的方音去寫　別省別府的人　就不能董得了　後來全國的文字　必定彼此不同　這不是一種大障礙麼　就使各處董得　檢起韻書來　這個字和那個字聲音本來不同　也斷不能通借　比如用查字代察字　是明代北京的土音　用場合代場許（許字也是通借本字應該作處）是現代江蘇的土音　究竟照唐的正音　查與察　合與許　韻理上截然不能相通　隨意亂用　就是破壞聲韻　在小學法律上　斷不能容得的

諸子學

太炎

論諸子的大概

現在人把一切的書　分做經史子集四部　這個是起於一千五百年前晉朝荀勖　以前却並不然　漢書藝文志　從劉歆七略出來　把一切書分做六部　其中諸子兵書數術方技四部　現在統統叫做子書　六部中間　子書倒占了四部　可見當時學問的發達了　當時爲甚麽要分做四部呢　因爲諸子大概是講原理　其餘不過一支一節　所以要分（但縱橫家　也沒有理）

流傳到現在　兵書只存了孫子　數術只存了山海經　方技只有黃帝素問　扁鵲難經還在　也難免有後人改竄　惟有諸子存留的還多　到底是原理麽心　永遠不變　一支一節的

過了時　就不中用　所以存滅的數不同

諸子也叫做九流　漢朝太史公司馬談　只敘六家　就是道家、儒家、法家、名家、墨家、陰陽家　劉歆做七略　又添敘了四家　就是農家、縱橫家、雜家、小說家　合起來是十家　因爲小說家是附錄　所以叫做九流　爲甚麼稱家稱流呢　古來學問都在官　民間除了六藝　就沒有別的學問　到周朝衰了　在官的學問漸漸散入民間　或者把學問傳子孫　或者聚徒講授　所以叫做家　九流就是九派的意思　流字古書上不見　家字在孟子裏頭已經說「法家拂士」　荀子裏頭也說「小家紛說」　莊子裏頭也說「大方之家」　大概六國時候　喚做家　漢朝財喚做流

古來學問都是在官　所以七略說「儒家者流　出於司徒之官　道家者流　出於史官　陰陽家者流　出於羲和之官　法家者流　出於理官　名家者流　出於禮官　墨家者流　出於淸廟之官　縱橫家者流　出於行人之官　襍家者流　出於議官　農家者流　出於農稷之官　小說家者流　出於稗官」固然有些想像　也有幾個有確實憑據　道家成氣候的　到底要算老子　老子本來做徵藏史　所以說道家本於史官　墨子的學派　據呂氏春秋說　是得史角的傳授　因爲魯國想要郊天（在南郊祭天　叫做郊天）求周朝允許他　周朝就差史角去　自然史角是管祭祀的官　所以說墨家出於淸廟之守　這兩項都是有眞憑實據　但是七略裏頭　道家頭一個是伊尹　伊尹

在商朝初年　墨家頭一個是尹佚　尹佚在周朝初年　並不是周末的人　倒不能不使人起疑問　原來伊尹尹佚的書　並非他自己做成　只是後來人記錄一點兒　所以說九流成立的時候　總在周末

九流裏頭老子不過是一流　但是開九流著書的風氣　畢竟要算老子　況且各家雖則不同　總不能離開歷史　沒有老子歷史不能傳倒民間　沒有歷史的根據　到底不能成家　所以老子是頭一個開學派　有人說諸子所說的故事　有許多和經典不同　怎麼說九流都有歷史的根據　這個也容易解說　經典原是正史　只為正史說的事跡　不狠周解　自然還有別經記錄　記錄固然在官　在官的書　也有流傳錯誤　況且時代

隔了長久　字形訓詁　也不免有些走失　所以諸子說的故事
　許多和經典不同　並不是隨意編造
九流分做十家　儒家、道家、法家、名家　都有精深的道理　墨家
固然近宗教　也有他的見地　經上經下兩篇　又是名家的開
山　這五家自然可貴了　縱橫家只說外交　並沒有甚麼理解
農家只講耕田　陰陽家只講神話　小說家錄許多街談巷語
雜家鈔集別人的學說　看來這五家不能和前五家並列　為
甚麼合在一起　因為五家都有特別的高見　也有特別的用處
所以和前五家並列　就像農家有君臣並耕的話　小說家的
宋跰　有不鬬的話　有強兵的話　都是特別的高見　雜家是
看定政治一邊　不能專用一種方法　要索取各家的長　斟酌

盡善　本來議官應該這樣　陰陽家別的沒有好處　不過騶衍說的大九州　狠可以開拓心匈　後來漢武帝取三十六國　滅大宛　通印度奄蔡（奄蔡大概是露西亞地界）只爲看了騶衍的書　財得發出這個大主意來（鹽鐵論裏頭說的）縱橫家的話　本來幾分像賦　到天下一統的時候　縱橫家用不着　就變做詞賦家　本來古人說「誦詩三百　可以專對」可見縱橫家的長技　也是從詩賦來　所以屈原是賦家第一人　也就嫻於辭令　漢朝初年　鄒陽枚乘這幾個人　都是縱橫家變做賦家的魁首　漢朝一代文章　大半是由縱橫家變來　從子書的局面變成文集的局面　全是縱橫家做個樞紐　這就是特別用處　所以十家並列　並沒有甚麼不稱

現在的分部　乘有諸子、兵書、數術、方技四部　古來分原沒有甚麼不可　不過做目錄的　一代不如一代　且看子部裏頭　本來沒有釋道　從梁朝阮孝緒做子錄　添了佛錄道錄兩種　後來隋書經籍志　佛道兩家　還錄在經史子集四部以外　以後的目錄　佛道也收入子部　卻是佛藏道藏的書並不全采　不過偶然雜采幾種　已經不如隋書遠了　究竟後來的道經　和老子莊子的道家　並不混亂　像歐陽修宋祁修唐書　都還明白這個道理　因爲道經本是張道陵開頭　雖則託名老子　到底和老子不相干　況且晉朝葛洪　好講鍊丹倒還痛罵老莊　老子說的「吾所以有大患　爲吾有身　若吾無身　吾又何患」莊子說的「莫壽於殤子　而彭祖爲夭」和道

士求長生的意見　截然相反　怎麼能合做一家　若爲張道陵託名老子　就把道家道士看成一樣　那麼道藏裏頭　連墨子韓非子也都收去　也好說古來的九流　個個都是道士麼　不曉怎麼樣　萬斯同修明史　把老子莊子的注解　和道士的書錄在一塊　近來的四庫提要　也依着這種謬見　眞是第一種荒唐了　又像小說家雖然卑近　但是七略所錄　鬻子、宋子、靑史子、周紀、周考、都在小說家　隋書經籍志所錄　辯林古今藝術魯史欹器圖器準圖也都在小說家　大概平等的教訓　簡要的方志　常行的儀注　會萃的劄記　奇巧的工藝　都該在小說家著錄　現在把這幾種除了　小說家裏面　只剩了許多閒談奇事　試想這種小說　配得上九流的資格麼　這是第二

種荒唐了　古來的九流　近來雖不完全　但看隋書經籍志名家只有四部書　墨家只有二部書　縱橫家只有兩部書　也還各自分開　並不爲書少了　就勉强湊做一堆　近來人不管合得合不得　一把攏送在雜家圈子裏　章學誠說的「驅蛇龍而放之菹」　這是第三種的荒唐了　要把子部目錄　細細整理就不是劉向父子出來　總要有王儉阮孝緒的學問　財彀得上　斷不是紀昀陸錫熊這班人所能勝任的

羣經學

太炎

論經的大意

甚麼叫作經　本來只是官書的名目　後來孔子作孝經　墨子有經上經下兩篇　韓非子的書中間也有經　就不一定是官書

了　但墨子韓子的書　向來稱爲諸子　孔子的孝經　也不過是傳記　眞實可以稱經的　原只是古人的官書　莊子天下篇說六經的名號　是易詩書禮樂春秋　禮記經解篇也同　難道古人只有六經麼　並不然　現在存的　還有周髀算經　是周公和商高所說　更有逸周書　也是周朝的史官所記錄　易經的同類　還有連山歸藏　禮經的同類　還有司馬法　漢朝都還完全　這種都是官書　都可以喚作經　不過孔子所刪定的　只有六經　也不是說刪定以後　其餘的書一概作廢　不過這六件是通常講誦的　其餘當作參考書罷了　但是樂經到漢朝已亡　禮經有周禮儀禮兩部　周禮是講官制　本來喚作周官　儀禮是記儀注　本來專稱曲禮　到漢朝周官亡了冬官

一篇　曲禮本來有三千篇　孔子的時候　已經散失了許多　後來漢朝傳的　眞本有五十六篇　俗本只有十七篇　因爲頭一篇是士冠禮　所以喚作士禮　尚書本來有一百篇　漢朝傳的　眞本有五十七篇　俗本有三十三篇（三十三篇也并作二十九篇）這個眞本就稱古文　俗本就稱今文　可惜漢朝人只愛今文　把古文多餘的篇都亡失了　此外易經詩經春秋經到如今都完全無缺　本來是六經　因爲樂經亡失　所以只稱五經　漢朝人卻又不數周禮　此外左氏傳穀梁傳公羊傳　都是解說春秋　小戴禮記大戴禮記　是解說周禮儀禮　爾雅是總解羣經的訓詁　論語孝經　是孔子私家的書　本來只稱傳記　不稱爲經　從唐朝定五經正義　經的名目　漸漸混亂

五經中間的禮經　不用周禮儀禮　只用小戴禮記　這眞是名稱不正　到了宋朝　本經和傳記統統有疏　郤只大戴禮記沒有疏　孟子倒反有疏　所以後來退去大戴　收進孟子　稱爲十三經　十三經的名目　原是蒙混稱稱　只看這十三部有注有疏　就喚作十三經　其實孟子分明是子書　非但不是經典也並不是傳記　所以這種名目　不可執定　這樣說　經典到底是甚麽用處呢　中間要分幾派的話　漢朝人是今文派多不曉得六經是甚麽書　以爲孔子豫先定了　替漢朝制定法度　就有幾個古文派的　還不敢透露的駁他　宋朝人又看經典作修身的書　直到近來　百年前有個章學誠　說「六經皆史」意見就說六經都是歷史　這句話　眞是撥雲霧見靑天

尙書春秋固然是史　詩經也是記王朝列國的政治　禮樂都是周朝的法制　這不是史　又是甚麼東西　惟有易經　似乎與史不大相關　殊不知道　周禮有個太卜的官　是掌周易的　易經原是卜筮的書　古來太史和卜筮測天的官　都算一類　所以易經也是史　古人的史　範圍甚大　和近來的史部有點不同　竝不能把現在的史部　硬去分派古人　這樣看來　六經都是古史　所以漢朝劉歆作七略　一切記事的史　都歸入春秋家　可見經外竝沒有史　經就是古人的史　史就是後世的經　古代撰他當代的史　豈是爲漢朝　所說治國的法度　也只是當時現用　竝不說後世必定用得着　固然有許多用得着的　但他當時著書　卻竝不爲此　至于修身的話　本經卻

也少見　就有幾句　儞看後來史記漢書　何嘗沒有修身的話
　要知道一部大史書　中間嘉言懿行　自然不會沒有　不過
他作這部書　並不專爲教人修身起見　譬如大海中間　無所
不有　頗有許多珍奇物品　可以供給人用　難道海爲要給人
用　特特生這珍物麽　孔子雖則說「興于詩」不說詩人的本
意　爲教人修身　不過說依他的音節　可以陶寫性靈　伏除
暴𢙳　其實在孔子當時　只有詩經　所以說這句話　如果在
後世也好說「興于離騷」興于漢晉五言」禮樂原有幾分教人修
身的意　但是琴瑟歌詠　使人增許多樂趣　不至專尋煩惱
舞就和近來體操相似　使人身體輕利　少生疾病　曲禮防閑
得人的行動　不能任意恣縱　禮既太拘　只怕人不能安處

又用樂去啓散他　所以說「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就算是修身的用處了　究竟六代的樂　都是象當時帝王的功德　朝聘饗燕等禮　原是爲各國的邦交　大處總不是爲修身　不過小處帶着幾分　若把經典當作修身的書　便只看了小小一角　本意差得遠了　若把經典當作替漢朝立法的書　就是看經典作推背圖　看孔子作神奇靈變的教主　更差得遠了　若曉得經典是古史　無論有沒有修身的話　無論現在政治上用得着用不着　總是該看　也和史記漢書一樣　本經以外　各種傳記講修身的話原多　但眞個爲修身計　也還不必用許多話　只禮記儒行一篇　分出十五種儒　儘可以聽人自擇了　可笑現在一班講今文學的　把經典看成奇怪的書　把孔子看成耶

蘇摩罕默德　眞是喪心病狂　那邊總領學校的人　又作出規矩　要各學校專設讀經一課　讀經原不可少　但是把經典專看成修身的書　他意中所說的修身　又不過專是忠孝節義　孝義原是古人所重　忠節恐怕未見得罷　（這個忠　和忠恕的忠不同　忠恕的忠　只是周到懇摯的意思　這個忠　就專說忠君）近來又刻許多經典讀本　還是用宋元人的注解　一發可笑　就中只有孟子一書　僞孫奭疏太荒陋不通（甚麽叫僞孫奭疏　說這個疏不是孫奭作的　作疏的人　自己冒名孫奭　所以叫作僞孫奭疏）覺得朱子的注狠好　但朱子比趙岐也沒得高（趙岐是漢朝人　在朱子的前有九百多年　作孟子章句）論語邢疏　也不見得勝過朱注　究竟何晏集解是好

（何晏是三國魏朝的人　在朱子前也有九百年光景）這種原可以勉强相代　大學只該用古本　斷不可用變亂改竄的本　並不是看輕程朱的理學　要曉得二程的理學　原是從禪宗出來　不是從大學出來　不過借大學作個門面　現在只看二程自二程　大學自大學　自然應該改還古本　又何必用朱子章句呢　這種不過隨便講講　若說實話　大學中庸　只是禮記中間的兩篇　也只是尋常話　並沒有甚麼高深玄妙的道理　又不能當作切實的修身書　只要還歸禮記　也不必單行了　至于禮記用陳澔集說　陳澔集說的淺陋　和孟子僞孫疏差不多　鄭康成的注現在　反棄了不用　眞是顚倒　大概對着假理學的人　說朱注不如古注　他總不信　至于陳澔集說　不如

古注　就任便怎麼的假理學人　也該曉得的　若再不曉得就不配作假理學　只配作眞學究了　易經用朱子本義　比王注實在不如（王是王弼　是三國魏朝的人　和何晏同時）況且上面畫許多先天八卦假洛書　都是道士編造出來　作鍊丹的記號（假造的人　叫作陳搏）豈不是妖妄極麼　一百多年前有一個王懋竑說這種怪圖畫　原不是朱子載在易經上的我想朱子也未必這樣荒繆　他當初校定易經　還漢朝古本的舊面目　豈肯拏道士的圖畫　去亂易經　現在如果看注解的優劣　應該仍用王注　王注到底要算第一家　平心說來　比荀氏鄭氏虞氏都高　這種話　裝漢學門面的人不肯信　我說只要把王氏易略例看看　就曉得王氏遠在諸家的上　再把經

典釋文所引馬融劉表兩家的注看看　就曉得漢人說易　本是這樣　並不是改師法　那句「輔嗣易行無漢學」的話　翦截可以不必采他　如果看本子的優劣　應把朱子本義的本來面目還出　豈可用這種妖妄的書呢　尙書用蔡沈集傳　也是無理這僞古文尙書　是東晉枚頤所獻　魏朝王肅所撰　已經有定論了　現在不把僞的幾篇削去　要問還是讀孔子删定的經還是讀王肅僞造的經　如果要留着僞經　用蔡沈集傳　自然不如用僞孔傳（託名漢朝孔安國所作　所以叫作僞孔傳）僞孔傳雖是王肅冒名　但中間幾篇眞尙書的傳　比蔡沈不曉要高幾千萬倍　況且王肅雖則僞撰古文　並沒有把書序删去書序是孔子所作　史記裏頭有明文　現在蔡沈用了僞撰的

古文　反剷去眞正的書序　眞不知是甚麼心腸　如果要用眞經　近來孫星衍的今古文注疏　雖不算十分精當　總可以用得　不過不分家法　是他的短處了　詩經用朱子集傳　朱子的書　惟有詩傳最壞　因爲聽信了鄭樵的亂話　把詩序都剷去　若說用三家詩麼（魯詩韓詩齊詩叫作三家詩）三家詩並沒有眞本留存　依然用的毛詩　既用毛詩　又删去詩序　是甚麼道理　况且詩序所說　國風都是關于國政　朱子剷了詩序　自去胡猜　把國風裏頭許多正經話　說成淫奔期會的詩　諸公要用經典教人修身　到這里卻矛盾自陷了　鄭箋雖則有許多詰詘　大義總沒有差　就說鄭箋不大好　毛傳原是至精至當的書　略有眼精的　總曉得比朱傳高萬倍呢　大概注

疏本嫌他太繁　單注本卻是不繁　原有刻本　何不將來翻印　卻用這班陋劣荒疏的注本　還是總領學校的人　不曉得有那種書呢　還是看了這種注本　眞個奉爲金科玉律　看來總領學校的人　比半日賣草鞋半日敎書的人見識差不多　我們要人看經典　是使人增長歷史的知識　用意在開通人　那邊要人看經典　不管經文是眞是假　注文是好是壞　只用一句修身的假話籠罩　又不曉得注文于修身是有利是有害　用意只在迷罔人　曾看見日本大隈重信　作一册國民讀本　別的話一點不說　只是夸張國體　敎人自勉　正在駭怪　想這種書和中國的聖諭廣訓演義一樣　不是學校裏頭講的　只是在土地廟裏搭個臺　叫老人穿了黃布袍子去講的　那曉中國人

也是這種見解　唉　講今文派的　荒唐到那步田地　總領學校的　又鄙陋到這步田地　不必等別國的秦始皇來燒我們的書　就永遠是這個中國　經典也就要亡滅了

有人說　經典不爲教人修身作的　這句話是不錯　但人到底要修身　如果說經典不關修身　恐怕要求修身的路　就不得不走入神教　或走入外國一種奇論　和中國向來的道德不合　況且看經典變了沒用的東西　就强他讀他也不肯讀　成了這一種輿論　眞怕經典要廢絕了　所以總領學校的人　用經典當作修身的具　也有一番苦心　我說這句話也有幾分道理　但要曉得　傳記裏面修身的話還多　子書裏面　像荀子說修身的話　就狠不少　並不是除了本經　沒有修身的書　本

經和後代的歷史　我但說他不爲教人修身作的　並不說他裏面全沒修身的話　只要會得編次　豈怕沒有修身書　傳記諸子裏面講的修身　雖有高下不同　總比神教要高許多　略有一點知識的　大概曉得　又豈怕他入神教阿　至于別國道德的話　往往與中國不投　縱算他的道德是好　在中國也不能行　古人說的「甘露翻成毒藥」實在是有　何況功利主義快樂主義　本來與道德背馳麼　這個不是經典所能抵距　也不是傳記諸子所能防制　只要教人明白了一句話　就自然不會走歧路了　那句話呢　說道德本來從感情來　不專從智識來

感情怎麼樣子發生　不專從當面的事發生　多從向來的習貫發生　各國的習貫不同　所以各國的感情不同　各國的感

情不同　所以各國的道德不同　並不能拏一種理去強派　那墨子的天志說　董仲舒所說的「道之大原出于天」陸子靜所說的「東海有聖人焉　此心同　此理同也　西海有聖人焉　此心同　此理同也」都是凭空妄想的話　實在各國道德不同　既作了中國人　承中國的習慣　自然該守中國的道德　若說中國所守　只是古道德　不是新道德　在現世不相宜　那到不然　中國的道德說　從三代兩漢到現在　總是漸漸變來　並不純和古代一樣　就偶然還有不愜意處　也只該由自己想法子改正　不必照別國的法子改正　別國的道德縱然好　也只好照莊子說的　水不可用車　陸不可用舟　何况更有許多可笑可鄙的麽　儞看佛教進中國來　中國人覺得與本來的

道德無礙　也都依了作去　只有父母拜子這一件事　就不容學那邊的風俗　有這樣的界限　自然不走入歧塗了　假如那邊再難道　照這句話　中國的道德　是有一定的界限　不許人走出一步　豈不是硬束縛人麼　這也有話對他　說界限雖是有定　中間的道路原狠多　任憑自己要走那一條路　並不來束縛你　只看儒家道家農家小說家　各各有他的道德話　孟子說的伯夷淸　柳下惠和　孔子時　也是不同　就儒行所說的十五種儒　也是不同　不過在中國都行得去　這就是大界限哩　若怕人說經典沒用　就要廢絕　也只要問那個人歷史還有用麼　如果他說有用　那麼經典是最初的歷史　怎麼可以廢得　如果他說過去的事　都沒有用　那麼就該轉問

他　你看了西洋史　記得希臘羅馬的事　記得一二百年前英俄德法與美的事　要作甚麼用處　一樣都是過去的事　和現在都不相干　一邊還是本國事　一邊卻是別國事　別國事過去沒用還應該記　本國事過去沒用　就不應該記麼　那邊自然塞口　就要發廢棄經典的妄論　再也沒有立論的根源　不過是狂吠亂罵　總不怕別人會聽信　又何必用修身的名目去保護經典呢

啟渝印刷公司新出各種書目

蜀刻之名自昔著稱近代則漸遜杭甯鄂粵諸官局矣迄今尤日益衰鉛印繼起雖較觀美而苟簡成書校讎不精轉相傳譌善本零落本公司鑒於吾蜀書業之式微影響直及於學術因是發抒弘願次第精心悉工校印羣書近出板者已十餘種類皆審愼不苟嗣後佳編日出更當益求精美定價並復從廉以副各界博雅開通風氣扶植文化之盛心固非專屬營業性質僅以獲利爲目的也

重慶啟渝印刷公司謹啟

精校（五家評點）**韓昌黎文集**（每部四大厚册 定價一元五角）**購預約券一元**（四月底止）

昌黎之文爲吾國千年來古文正宗今世傳本惟明翻徐氏東雅堂本最善茲編原文據之其評點以方望溪姚惜抱曾滌笙張廉卿吳摯甫五先生遞傳勘定秘本爲主體例完善精嚴有法治韓文者莫善於此本

啟渝印刷公司新出各種書目

桐城吳氏文法三種
每部一大厚册 定價洋三角

是編爲吳摯父先生姪女芝瑛選左氏傳及其子闓生評輯韓非史記之文各數十首故定名爲文法三種評點精警裝潢大雅爲學文入門第一佳本

桐城吳氏古文讀本
每部二大厚册 定價洋五角

是編爲吳摯甫先生課子秘本其編纂淺深次第具有精心中小學校國文科善本也現海內風行各學校多采用之其價值不待贅言

國文科教授新法
每部一册定價 當十銅圓十枚

國文科教授法至爲重要是編爲本公司周君文欽編纂於讀書談話作文習字等法半皆卓抒心得爲教授法中有新發明之善本高初小學教員所必需者

教育部部令 每册定價實洋一角

民國首重教育教育首重法令教育部令陸續頒定本公司分期印行辦學者不可不人手一册定價亦極低廉以便教育普及

訴訟須知 每部一大厚册當十銅元廿枚

是編根据司法部頒定四級三審民刑各庭成法於人民訴訟之手續摘要詳加說明使人不迷共和國民必知法律至訴訟一端關係生命財產至鉅尤當家置是書一册以免誤受損害也

步兵操典 每部一大厚册定價實洋三角

是編幾經改良去年復由陸軍部重加改正後呈請袁總統頒行爲現行定本

化學實驗新本草 每部二大厚册定價實洋六角

啟渝印刷公司新出各種書目

丁君福保爲今世著名中西醫學大家是書凡五易稿具有五大特色爲醫家第一必讀之書

章太炎教育今語　洋裝一大厚册　定價實洋三角

章太炎先生文學爲吾國當代山斗其價值無待贅言是編係先生留日所爲月報白話名曰教育今語所述皆文言之階梯國學之門徑由通體要語詞修潔學者所宜人手一編奉爲師資者也

桐城吳摯甫先生　點勘老子　每部一册　價洋一角

吳摯父先生爲桐城派晚近大師其點勘史記及諸子提鉤要玄洞中肯棨姚惜抱先生所謂圈點啟發人意愈於解說者也此本据河上注本以宋本校勘點定遠異俗本裝訂大雅尤爲難得可貴

單級教授法　每部一大厚册　定價實洋二角

敢渝印刷公司代售各種圖書

密　金剛經　二元五
張船山自書詩冊　一元二
吳芝瑛書吳烈士遺詩　一元二
吳芝瑛楷書楞嚴經　六元
吳芝瑛書秋瑾墓表　八角
翁松禪書顧亭林詩　八角
繪林集妙　二元四
趙子固水仙卷　一元二
翟雲屏山水冊　一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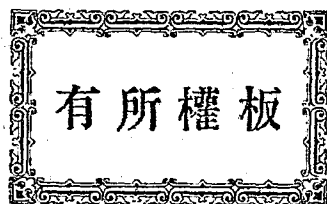
項東井山水冊　一
秋原散牧圖　一元
君子歸　四角五
畫吾村居圖　四角五
蘆花淺水圖　四角五
澹園話舊圖　四角五
帆影催詩圖　四角五
張大飄聽鸝圖　四角五
以外各種經史子集另有書目

◉特約代售中華書局高初兩等小學校教科書

各科俱全通常照定價七折出售名目繁多不具列

（每部洋裝一册
定價實洋三角）

中華民國三年二月付印
三月出版



著述者　章炳麟
編次者　周文欽
校訂者　曾芷懷
印刷所　重慶都郵上街 啟渝印刷公司
總售處　重慶都郵上街 啟渝公司
分售處　各大書坊